

《維摩經》藏譯本周邊文獻考察

林純瑜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收藏在《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佛說部）中的《維摩經》藏譯本是現存支謙、鳩摩羅什、玄奘三本漢譯之外，唯一一部內容完整，且直接譯自梵文的譯本。藏譯本因其語言邏輯較中文更接近印度原典，且具有藏譯佛經通常依循原典逐字對應翻譯的特色，長久以來在學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自從《維摩經》的梵文寫本公諸於世之後，許多過去的研究成果皆面臨重新檢視與改寫的境遇，《維摩經》的研究也處於再次出發的關鍵時刻。值此之際，審視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大多數的研究都只是在引據漢、藏譯本中之語詞、文句為其論說的證據時使用藏譯本，很少見到以《維摩經》藏譯本本身為主題的專門研究。為補此缺憾，本文使用藏文一手資料中的相關內容，參考重要二手資料的研究成果，介紹《維摩經》藏譯本的歷史發展、現代研究發展史，且從「敦煌寫本殘卷與藏譯本的譯出」、「題名」、「譯者與年代」、「章節」、「其他標題」、「影響」等角度，討論與《維摩經》藏譯本相關的重要論題。此外並擇七部相關文獻，予以摘要介紹及評論。結語就未來的研究提供可能的發展方向。涉及藏譯本內容的《維摩經》相關研究非常多，本文以藏譯本本身的總體性研究成果為主要討論對象。

關鍵詞：藏文佛典、佛典翻譯、敦煌藏文寫卷、《維摩經》、不可思議解脫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Related Literature

LIN, Shen-y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collected in the *Tibetan Canon* is,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Zhiqian, Kumārajīva, and Xuanzang, the only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was interpreted directly from a Sanskrit original.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syntax of Tibetan has a closer connection with Sanskrit than Chinese and that Buddhist literature usually was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word by word, the Tibetan version has played a comparatively important role in academic studies. Since a Sanskrit manuscript was discovered and published in the late twentieth and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many correlated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past need to be reexamined and their results rewritten. The study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therefore proceeds in a key moment, at which when the alread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were examined, one would find that in most publications the Tibetan version was only referenced when its phrases or sentences were employed as evidences of certain arguments. Studies engag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ibetan version itself are seldom found. Utilizing resources of first-hand Tibet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important second-hand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addition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and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its modern research,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ssues: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version, the title, the translator and the date, the chapters, other subtitles, influences, etc. Moreover, seven selected works were introduced and reviewed briefly. In the concluding remarks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uture studies are recommended. Publications involving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are many. This paper focuses only on those of which the subject is the Tibetan version itself.

Keywords: 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literature,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Vimalakīrtinirdeśa*,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收藏在《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佛說部）中的《維摩經》藏譯本是現存支謙、鳩摩羅什、玄奘三本漢譯之外，唯一一部內容完整，且直接譯自梵文的譯本。在《維摩經》的梵文寫本於1999年被發現、2004年正式公諸於世之前，藏譯本因其語言邏輯較中文更接近印度原典，且具有藏譯佛經通常依循原典逐字對應翻譯的特色，長久以來在學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儘管年代晚於三本漢譯，藏譯本提供研究《維摩經》的學者另一種理解方式及思維角度，以深入《維摩經》浩瀚大海中所蘊藏豐富且多采的無盡寶藏。尤其是在文本的解讀上，學者往往無法單靠漢譯本解決問題，而必須參考藏譯本的內容，尋求可能的思考方向與答案。在梵文原典被認定已經佚失的年代，熟悉梵文的文獻專家仰賴藏譯本，試圖建構、還原原典的樣貌，並據之進行了許多富含想像與邏輯推理的精采討論；諳習中文的哲理闡釋學者藉由漢、藏譯本語詞、文句的舉證與比對，為各自所提出的義理認知和詮釋主張進行合理的辯護。《維摩經》藏譯本的傳世使學界對《維摩經》的研究趨於多元，探討面向更加遼闊、寬廣。

《維摩經》的梵文寫本於近年在西藏的布達拉宮被發現且經正式出版，而成為學界矚目的焦點。陸續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顯示，學者在校訂梵文寫本時依然必須仰賴現存各譯本的比對，同時，新近發現的梵文寫本年代與藏譯本相當接近，甚至有可能晚於現存所有譯本。¹ 藏譯本

※ 收稿日期 2014.11.29，通過審稿日期 2015.4.15。

¹ 根據梵文寫本的跋文，該經是於 Gopāla 王治世 12 年，由其侍從所書寫。高橋尚夫和西野翠指出：公元 750-1200 年左右的東印度巴拉王朝之創立者及其他 2 位國王名號都是 Gopāla，此處所述是哪一位無法確定，見高橋尚夫、西野翠譯，《梵文和訳維摩經》，東京：春秋社，2011 年，頁 229、316，註 46。因此，此寫本的年代可能介於公元第 8 世紀後半至第 13 世紀之間。

與其他現存譯本再度被證明其無可取代的地位，在《維摩經》未來的研究上，無疑仍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梵文寫本的發現使許多過去的研究成果皆面臨重新檢視與改寫的境遇，《維摩經》的研究也正處於再次出發的關鍵時刻。值此之際，審視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發表的相關研究，學界對《維摩經》藏譯本身分的認定似乎始終僅限於其可供比較的語言特質上。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在提出相關的義理見解時，引據漢、藏譯本中之若干語詞、文句為其論說的證據而使用藏譯本，很少見到以藏譯本本身為主題的專門研究。為補此缺憾，本文以《維摩經》的藏譯本為探討對象，使用藏文一手資料中的相關內容，參考重要二手資料的研究成果，依「歷史的發展」、「重要文獻與現代研究成果（現代研究發展史）」、「重要論題整理與論述」、「文獻選目暨提要」各主題，²嘗試經由對《維摩經》藏譯本之周邊文獻所進行的考察，提供學界對於《維摩經》藏譯本及其現行研究概況一整體認識。最後並於「結語」中就未來相關的研究提供可能的發展方向。

一、歷史的發展

《維摩經》約於公元第8世紀末、第9世紀初被譯成藏文。據說吐蕃王朝國王松贊干布（?-650）派遣大臣吐彌桑布札（Thon mi Sam bhoṭa）前往印度地區學習梵文，回到西藏發展、創制出西藏自己的文字，自此之後，西藏地區便開始翻譯佛經。³ 在現今仍存，於公元第7-9

² 本綱目乃依照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維摩經與東亞文化」研究計畫總計畫主持人萬金川教授所提出之第一年期計畫「《維摩經》與東亞文化：發展歷程與重要文獻回顧」各子計畫之統一論述方式。

³ 原田覺，〈吐蕃王國譯經史〉，《西藏的佛教》，1991年，頁42。學界公認松贊干布的卒年為649/650年，至於其生年，仍未有定論，Richardson認為可能介於609-613年之間，參 Hugh Richardson, "How Old Was Srong-

世紀西藏佛教前弘期 (*snga dar*) 間所編輯的《旁塘目錄》 (*'Phang thang ma*) 與《丹噶目錄》 (*lHan/lDan kar ma*) 中，都可見到《維摩經》藏譯本的收錄。除此之外，於敦煌石窟所發現的大量文獻中也包含了《維摩經》的藏文手抄寫本，可惜這些寫本都只是殘卷，無法見到《維摩經》的全貌。這些寫本殘卷共被編成 8 份文件，目前分別藏於英國的國家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和法國的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中。其中所抄錄的《維摩經》內容有若干與後來被收錄在《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中的《維摩經》有顯著差異，這顯示雖然在後來編輯的《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中只收錄了一個《維摩經》的譯本，但是在歷史上，《維摩經》曾經不只一次被譯成藏文。⁴ 由於《旁塘目錄》與《丹噶目錄》都只註記《維摩經》的經名、卷數，未註明譯者，⁵ 同時自目錄中並無法得知所收錄的經典內容，而敦煌寫本的年代無法確定，只知道石窟約自 1002 年之後，最晚約於公元 1036 年即被封閉，亦即敦煌寫本的年代不晚於 1036 年，⁶ 因此，《旁塘目錄》與《丹噶目錄》中所記載的《維摩經》究竟是指保存於敦煌寫本中的《維摩經》藏譯本，或是後來被收錄於《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中的譯本，目前仍然無法確定。

brtsan Sgam-po ? ” *Bulletin of Tibetology* 2, no.1(1965): 5-8. 根據松贊干布派遣大臣赴印學習，返藏後創制文字的說法，西藏約於 7 世紀前半開始使用現行之文字。

⁴ 相關討論請見本文「三、重要論題整理與論述 (一) 敦煌寫本殘卷與藏譯本的譯出」。

⁵ 《旁塘目錄》與《丹噶目錄》中之相關記載請見本文「三、重要論題整理與論述 (二) 題名」。

⁶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ibetan Historiography.”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 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Ithaca, N. Y.: Snow Lion, 1996), p. 39.

公元 11 世紀之後，佛教於西藏蓬勃發展，佛典的翻譯持續進行。13 世紀時，已被翻譯完成的眾多佛典開始被系統編列，《大藏經》初具雛型，並被多處寺院抄寫、保存。⁷著名的布頓大師（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將前人所編的《大藏經》重新整理。於其著作《佛教史大寶藏論》（1322/3）所附的經典和論典目錄中可以見到列有《維摩經》，經後註明譯者為法性戒（Chos nyid tshul khriims）。⁸這是筆者所知，最早將法性戒與《維摩經》的藏譯本連結在一起的史料。已經成型的《西藏大藏經》後來被來自西藏各地的寺院傳抄，典藏，向東傳的《甘珠爾》後來由明朝的永樂皇帝（1403-1424）於 1410 年在北京刊刻，是為最早的刻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已知流布於西藏各地的《甘珠爾》眾多寫本、刊版中，收有《維摩經》者包括：烏蘭巴托寫本

⁷ Paul Harrison 引用《青史》記載納塘寺的學者瓊滇惹北熱直（bCom ldan rig pa'i ral gri, 1227-1305）及其眾多弟子編輯、抄寫、保存《大藏經》的情況：瓊滇惹北熱直確認佛經各函的內容與數量、跋文的內容等，並將諸論加以分類，這就是最早的《西藏大藏經》納塘寫本目錄。其弟子們搜集已譯出之經與論，抄寫後予以保存。布頓後來取得《納塘丹珠爾》，去除重複的內容，重新排序，並加入一千餘本，存在夏魯寺，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1996, pp. 74-76. 根據山口瑞鳳，瓊滇惹北熱直所編纂的寫本目錄名稱為 Nyi ma'i 'od zer（《太陽之光》），見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西藏》冊下，台北：全佛文化，2003 年，頁 742。

⁸ 見 Bu ston rin chen grub, *Bde bar gshegs pa'i bstan pa'i gsal byed chos kyi 'byung gnas gsung rab rin po che'i mdzo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 ston*. Vol. 24 (ya), 1971, 150r2，即本文「三、重要論題整理與論述（二）題名」相關註解所引藏文內容。布頓著作由郭和卿譯成中文，原名《佛教史大寶藏論》，《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者在收錄此書於台灣出版時，將之易名為《布頓佛教史》。

(1671)⁹、普札寫本(1696-1706)¹⁰、寶宮寫本(1700-1750)¹¹、北京版(1717/1720)¹²、卓尼版(1731)¹³、納塘版(1732)¹⁴、德格版(1733)¹⁵、拉薩版(1934)¹⁶等。現代學者進行研究時所依據的《維摩經》藏譯本主要即是收錄在上列《甘珠爾》中的各種寫本與刊本。¹⁷

⁹ Vol. 72, dza, No. 221, 267v5-356r2, 見 Jampa Samten, Hiroaki Niisaku, Kelsang Tahuwa, *Catalogue of the Ulan Bator 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 Manuscript Kangyur*, 2012, p. 74. Paul Harrison 指出：烏蘭巴托寫本是於 1671 年，第 5 世達賴喇嘛(1617-1682)統治期間，被送至蒙古，見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1996, p. 81.

¹⁰ Vol. 75, za, No. 227, 361r6-461r8, 見 Helmut Eimer, *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 1993, p. 23. 根據 Eimer, 普札《甘珠爾》寫本的年代介於 1696-1706 之間，見 Eimer 前引書，頁 v。

¹¹ Vol. 70, dza, No. 171, 304v6-399v4, 見 Tadeusz Skorupski,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1985, p. 120. Skorupski 推測寶宮《甘珠爾》寫本應於拉達克國王 Nyi ma rnam rgyal (1691-1729) 在位期間或滅後不久，約於公元 18 世紀前半期間完成，見 Skorupski 前引書，頁 xi-xii。

¹² Vol. 34, bu, No. 843, 180r3-250v3, 見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6), p. XXXVII. Lamotte 的翻譯與研究及大鹿實秋的藏譯本校訂都曾參考北京版。

¹³ Vol. ma, 205r-295v, 見「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jinglu.cbeta.org/cgi-bin/tibet_detail.pl?lang=&cid=0176.

¹⁴ Vol. pha, No. 419, 274r4-382r2, 見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 Lamotte 的翻譯與研究及大鹿實秋的藏譯本校訂都曾參考納塘版。

¹⁵ Vol. 12, ma, No. 176, 175r1-239v7, 見宇井伯壽等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 年，頁 37。德格版為大鹿實秋校訂藏譯本時曾參考之版本之一。

¹⁶ Vol. pha, 270v1-376v3, 見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 Lamotte 未參攷拉薩版，但提及其出處。

¹⁷ 有關各寫本、刊本《甘珠爾》之形成與發展史，見山口瑞鳳著，《西藏》冊下，2003 年，頁 741-749。

二、重要文獻與現代研究成果（現代研究發展史）

想要瞭解《維摩經》藏譯本的內容，除了直接閱讀藏文譯本之外，尚可參考現代語言的譯本。此外，也可經由學者的研究與闡述，知悉學界對相關論題認識的進展情形。以下從「藏譯本之現代譯本」以及「現代研究」兩部分，依年代順序，介紹現代學者對《維摩經》藏譯本的研究概況。

（一）藏譯本之現代譯本

《維摩經》的藏譯本於近代曾被譯成日文、法文、英文、印度文、泰文、及當代梵文等語言。¹⁸ 筆者所知直接譯自藏文的最早現代語言譯本是由日本僧侶河口慧海（1866-1945）於 1928 所譯，¹⁹ 收於《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一書中的日文譯本。由此譯本中，可以見到現代日本對《維摩經》藏譯本最早期的理解。

河口慧海譯本出版後不到 10 年，曾經參與編纂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的多田等觀（1890-1967）便於 1936 年經由大阪市プリント社發表《西藏訳維摩經》。多田氏曾經長期在西藏色拉寺居留、學習，並取得格西學位。²⁰ 基於這些背景，他對《維摩經》的理解極可能與河口慧海有所不同。可惜筆者無法取得此本日譯，無法進行相關討論。

¹⁸ Robert Thurman 於其譯作前言提到 Rev. E. Bangert 曾將《維摩經》藏譯本譯成泰文，再譯成現代梵文，使《維摩經》的翻譯史最後回到起始點，形成圓滿的循環，見 Robert A. F. Thurman,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1976, p. ix.

¹⁹ 有關河口氏入藏情形，見山口瑞鳳著，《西藏》冊上，2003 年，頁 99-104、143-145。

²⁰ 有關多田氏入藏情形，見山口瑞鳳著，《西藏》冊上，2003 年，頁 139-143。

河口慧海和多田等觀的日譯本出版之後，學術界沈寂了一段時間，直至 1962 年才有另一部研究譯著問世。《維摩經》的藏譯本首次被譯成法文，收於在比利時出版的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一書中。作者 Étienne Lamotte (1903-1983) 對《維摩經》的研究著力甚深，該書也成為後來學界探討《維摩經》時必定參考的經典著作之一，對相關研究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60 年代末，日本又出現了另一個譯本。大鹿實秋 (1919-1986) 根據藏譯本於 1969 譯出《維摩經》，收於渡邊照宏 (1907-1977) 所編的《仏典》(世界の大思想 II-2) 中。大鹿實秋曾隨多田等觀學習藏文，因渡邊照宏之鼓勵，畢生精力幾乎都投注在《維摩經》的研究上。²¹ 於譯出《維摩經》後，大鹿氏翌年又發表藏譯本的校勘本，對學界進行藏譯本的文獻研究助益極大。

日本學者對《維摩經》似乎情有獨鍾，新生代繼續展現對《維摩經》的興趣。1974 長尾雅人 (1907-2005) 出版《維摩經》的翻譯，這部譯著所依據的底本依然是藏譯本。在前輩所奠定的穩固基礎上，本書以較為現代的語言譯出，較易閱讀，也是經常被引用的譯本。

在 Étienne Lamotte 的經典鉅著發表 12 年之後，Sara Boin (1937-2008) 將 Lamotte 的法譯本譯成英文，於 1976 出版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這本藏譯本的二手語言譯本造福了眾多英文讀者，使更多學者有機會接觸 Lamotte 的大作，並依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在 Lamotte 英譯本問世的同年，Robert A. F. Thurman (1941-)

²¹ 橋本芳契，〈書評と紹介：大鹿実秋著『維摩經の研究』〉，《宗教研究》67-2 (通號 297)，1993 年，頁 145-149。

也出版了一本英文譯本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這是第一部直接譯自藏文的英譯本。Thurman 遵循藏文原譯的風格，文筆生動、流暢，在鳩摩羅什漢譯本的英文譯本已經先行出版的當時，提供英文讀者另一條理解《維摩經》的途徑。

1981 年 Prāsādika 比丘（1939- ）和 Lal Mani Joshi （1935-1984）共同在印度出版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Tibetan Version, Sanskrit Restoration and Hindi Translation*。該書除了《維摩經》藏譯本的校勘和梵文重建之外，並包含總體介紹及印度文的翻譯。本書提供學界除了 Lamotte 所還原的梵文之外，另外一個還原本，²² 並且將《維摩經》譯成印度文，使《維摩經》得以重新在印度流傳。可惜筆者無法取得此書，本文中有關此書之介紹皆仰賴 de Jong 所寫的書評。

（二）現代研究

現代學者在探討《維摩經》相關議題時，經常引用藏譯本的文句或語詞為其論說的依據，或是以藏譯本為其解讀經文時的參考來源，因此涉及藏譯本內容的《維摩經》相關研究非常多。然而，限於篇幅，本文的討論範圍將限定於藏譯本本身的總體性研究，不包括只引用藏譯本部分內容的研究成果。

河口慧海是最早注意《維摩經》藏譯本，並以之為研究對象的現代學者。他在 1928 年所出版的《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一書中除了將藏譯本譯成日文之外，並以之與鳩摩羅什譯本進行比較研究，這在當時的學界應屬創舉，為《維摩經》往後的研究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基礎。

²² Prāsādika 比丘所還原的梵文見 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 <http://www.dsbcproject.org/node/6496>.

許多年後，Étienne Lamotte 在將藏譯本譯成法文的同時，也以《維摩經》為主題進行了極為廣泛的研究，收在 1962 年出版的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一書中。其研究當中有一部分是以藏譯本為主題，且特別針對在敦煌所發現的寫本殘卷進行討論。這些內容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成為學界在探討藏譯本時不能不參考的重要入門資料。

以《維摩經》為主要研究主題的日本學者大鹿實秋在 1969 年將藏譯本譯成日文之後，又分別於 1970 年和 1973 年在《インド古典研究》發表三篇與藏譯本相關的文獻研究，亦即藏譯本的校刊本（1970）、四譯出處對照與校刊訂正表（1973），以及藏、梵語詞的索引（1973）。這一連串基礎文獻研究的發表對學界後續的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

自 1970 年代相繼出版許多藏譯本的不同語言譯本和相關研究之後，學界再度沈寂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直至 2001 年林純瑜發表《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雖然這部著作主要是以《乾隆大藏經》中所收的《維摩詰所說經》為研究對象，但其研究成果卻在提醒學界，清廷在刊刻藏經，收錄《維摩經》的諸漢譯本時，藏譯本曾經扮演不容小覷的角色。

《維摩經》的梵文寫本於 1999 年在西藏布達拉宮被發現後，在學界的殷切期盼下，日本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終於在 2004 年發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由於該書的出版，梵文寫本首次公諸於世，《維摩經》現存的三本漢譯和一本藏譯也同時被收錄其中，以對照的方式共同呈現。此書為經常必須尋找《維摩經》各種譯本對應經文的學者提供極大的便利，是《維摩經》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著作。

三、重要論題整理與論述

與《維摩經》藏譯本相關的論題有許多，本段僅擇總體性的相關探討，依「敦煌寫本殘卷與藏譯本的譯出」、「題名」、「譯者與年代」、「章節」、「其他標題」、「影響」等主題，歸納、整理重要研究成果，討論於下。

（一）敦煌寫本殘卷與藏譯本的譯出

有關《維摩經》敦煌寫本的研究論著不多，就筆者所知，僅有 J. W. de Jong 和 Étienne Lamotte 兩人曾經從事相關探討。根據 Lamotte，現存敦煌寫本共有 8 件，其中 4 件由英國保存（IOL 180-183），另 4 件藏於法國（PT 610, PT 611, PT 613, PT 2203）。²³ 依 Lamotte 所述，藏在英國的 4 件的張數及其內容所屬章節如下：²⁴

編號	張數	所屬章節
IOL 180	fols. 30	第 8 品全部
IOL 181	fols. 26	全經起始—第 4 品（未完）
IOL 182	fol. 1	（未註明）
IOL 183	fol. 1	（未註明）

根據 Lamotte，除了若干差異之外，這 4 件是《甘珠爾》中所收藏譯本的複製。²⁵

至於藏在法國的 4 件，歸納 Lamotte 所述各件之張數及內容所屬章

²³ IOL 是 India Office Library 之縮寫，PT 代表 Pelliot tibétain。

²⁴ 以下所列敦煌寫本殘卷所屬章節皆是其所對應 Lamotte 譯本中之章節，主要依據藏譯本的內容而來。

²⁵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

節如下：

編號	張數	所屬章節
PT 610	fols. 2	第 1 張：第 11 品結尾－第 12 品起始 第 2 張：第 12 品部分
PT 611	fol. 1	第 11 品結尾－第 12 品起始
PT 613	fols. 19	第 1 品部分、第 2 品部分、第 3 品部分、 第 4 品部分
PT 2203	30 strips	第 1 品部分、第 2 品部分、第 3 品部分

de Jong 曾經研究 PT 610 和 PT 611 兩份寫卷，Lamotte 在其書中綜合自己和 de Jong 的研究成果，指出：²⁶

1. PT 610

使用 da- 再後加字，²⁷ 與《甘珠爾》所收譯本差異甚大。根據 de Jong 的說法，抄寫員完全不知道法性戒譯本或《翻譯名義大集》的存在。

2. PT 611

和《甘珠爾》所收譯本僅有些微差距。de Jong 認為 PT 611 不可能沒有參考法性戒的譯本，雖然 PT 611 與《甘珠爾》所收譯本有差異，但兩者的差別還不足以形成兩個相異的譯本。

3. PT 613 和 PT 2203

Lamotte 親自比對這兩份文件，認為它們代表同一個《維摩經》的

²⁶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I-XLIII.

²⁷ 使用 da- 再後加字是古藏文的特色之一。

藏譯本。這兩份文件都使用許多 da- 再後加字，但若干用詞與《翻譯名義大集》有差異，在用詞、句子結構上與《甘珠爾》所收的法性戒譯本也有差異。Lamotte 認為這兩份文件所代表的藏譯本與《甘珠爾》所收的法性戒譯本應當源自同一印度文本。

Lamotte 總結以上探討，指出：PT 610 代表最古老的藏文譯本，PT 613 和 PT 2203 代表《維摩經》的第 2 譯，可能是敦煌本 (Tu-huang edition)。完成於 9 世紀初的法性戒譯本，亦即後來被收入《甘珠爾》中的譯本，未使用 da- 再後加字，且語詞的排序與敦煌寫本有別，由各方面看來，與第 2 譯都有顯著差異。因此，根據 Lamotte 的結論，《維摩經》應當曾被譯成藏文至少 3 次。但是後來的學者，例如：Robert Thurman 和 Jan Nattier，雖然都曾經參考 Lamotte 的研究成果，但在描述《維摩經》的藏譯本時，不知何故，卻都認為《維摩經》只有 2 個藏譯本。²⁸

(二) 題名

Étienne Lamotte 在其書中特闢一個章節介紹《維摩經》的藏譯本。他首先描述收在《甘珠爾》中的譯本，並以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Ārya-Vimalakīrtinirdeśa) 為此部分的標題。²⁹ 這個標題比收於《甘珠爾》中的藏譯本標題為短。筆者實際比對各種資料中所列《維摩經》藏譯本題名，列表如下：

²⁸ Robert A. F. Thurman,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1976, p. ix;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36.

²⁹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

敦煌寫本 IOL 181	'phags pa dri ma myed pa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旁塘目錄》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¹
《丹噶目錄》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²
布頓《佛教史大寶藏論》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³
《甘珠爾》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⁴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⁵

敦煌寫本殘卷只有 IOL 181 一份文件包含題名，該題名除了其中一個音節 *myed* 是古藏文寫法，較為特別之外，其他部分與《甘珠爾》中所收譯本題名相同。Lamotte 認為 IOL 181 是《甘珠爾》所收藏譯本的複製，此論點也可由題名相同得到印證。然而，Lamotte 在其書中另外一個專門討論《維摩經》題名的章節中，提到只有漢譯本和中文佛典目錄在題名中使用「經」(*Sūtra*)，印度學者，如：月稱（《入中論》）、寂天（《集學論》）、蓮花戒（《修習次第》），以及西藏譯者們在引用該典籍時一律只用 *Āryavimalakīrtinirdeśa*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Lamotte 認為可能因為此典籍的內容以維摩詰的行誼和對話為主，釋迦牟尼佛只居於配角，因而使得印度學者及西藏譯者們對於將之稱為「經」抱持保留的態度。³⁰ Lamotte 的論述令人有些意外，因為在《西藏大藏經》中所收的藏譯本題名不僅包含 *mdo*（「經」），而且在 *mdo* 之前還有漢譯本所沒有的 *theg pa chen po*（「大乘」），但是 Lamotte 卻對這些事實未置一辭。

較 Lamotte 早 30 多年就將《維摩經》藏譯本譯出的河口慧海提到，他在尼泊爾停留期間，曾經見過佛教梵典目錄中載有《維摩經》，可以

³⁰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LIV.

確定尼泊爾曾經存在此經梵文原典。他認為尼泊爾傳本與藏譯本所依據的原典應當屬於相同傳承，因為兩者的題名相同。三本漢譯和藏譯本由於題名的差異，令人不得不懷疑漢譯本和藏譯本所依據的原典是否相同。即使漢、藏譯本所依據的原典相同，經過如此長的時間，也很難在題名上維持同一形式。漢、藏譯本題名最大的差別在於藏譯本有「大乘」二字，而漢譯本無。但是也可能存在原典題名被各譯者在翻譯時隨意取捨的情形，如同《法華經》、《勝鬘經》一般，原典本來包含「大乘」，但在漢譯本中卻被去除。河口氏表示，題名中存在的「大乘」二字其實有重要意義，目的在明確標示該經所屬類別，如果隨意去除，將使該經做為區別的要義很不明確。譯者有義務將此根本要義忠實譯出。³¹

Lamotte 在翻譯《維摩經》時主要根據納塘版和北京版《甘珠爾》中所收藏的譯本，³² 這兩個版本中的題名都是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並無任何省略，³³ 但是從其研究討論的內容看來，Lamotte 所認定的題名似乎只有前半部，並未包含後面的「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難道是因為如同他所說的，印度學者及西藏譯者們所引用的題名都未包含「經」(Sūtra)，而使他對敦煌寫本和《甘珠爾》中包含「大乘經」的題名部分視若無睹？從他的著作中無法再找到其他任何相關說明與討論。Lamotte 對《維摩經》題名的處理方式著實令人費解，與他對其他論題詳加引據、論證、比較的態度有極大的差別。

³¹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年，頁23-26。

³²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

³³ 筆者無法取得納塘版，但是參考大鹿實秋の校勘本，並未見到大鹿氏註記他所使用的德格、北京、納塘三版之中任何一者的題名有省略，見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1970年，頁145。

再看吐蕃王朝時期編纂的《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中所錄的題名，也都沒有「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³⁴ Herrmann-Pfandt 將《丹噶目錄》中所登錄的所有典籍條目與收於《甘珠爾》及《丹珠爾》中的典籍名稱互相比對後，指出《丹噶目錄》中有許多典籍的題名都省略了「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³⁵ 假使預設《丹噶目錄》中所收的經典等同於收於《甘珠爾》中的經典，自然會認為這些題名只是有部分被省略了。但是是否也有可能這種差異是來自其他原因，例如：同本異譯，如同河口慧海所指出的，不同譯者對經名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或者是由於譯者所據底本原本就不相同，以致於所譯經名也有差異？

如果將目錄的編排方式也納入思考之中，本問題的可能答案將會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的編排都是以典籍的類別為最上層次，各類典籍之下再依卷數多寡，以群組的方式將卷數相同的典籍名稱登錄在一起。《維摩經》被登錄在「大乘經類」「6卷」項下的典籍之中。³⁶ 從《維摩經》出現的位置已可得知其所屬類別

³⁴ 《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中之相關條目內容同為：'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 bam po drug | 見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2005年，頁10，[65]；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 59, [103]。

³⁵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 xxix.

³⁶ 《維摩經》在《丹噶目錄》被登錄在「種種大乘經典」(theg pa chen po'i mdo sde sna tshogs)類中，見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 49, 59 [103]; Marcelle Lalou,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ñ-lde-bcan. Contribution à la bibliographie du Kanjur et du Tanjur." *Journal Asiatique* 241 (1953): 322; 在《旁塘目錄》則被登錄在「大經類」(mdo

為「大乘」「經」。目錄登錄的方式已經非常明確標示其屬性，是否因此，所登錄的典籍名稱便不再出現與「大乘經」相關的字眼？至於收錄在《西藏大藏經》中的典籍篇幅卷帙較多，不若目錄只登錄題名，較能夠一目了然，如果不在題名上明確標示，很難立即由題名中看出其所屬類別，是否因此而必須在題名上做清楚交代？

倘若根據 Lamotte 的結論，《維摩經》曾被譯成藏文至少 3 次，在明確證據出現之前，顯然無法排除早期目錄中所記載的《維摩經》有可能與後來收在《甘珠爾》中者並非同一譯本。³⁷ 以目前的研究進展看來，甚至也無法確定《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中所記載的《維摩經》是相同譯本。除非能夠取得早期目錄中所記載的經典原文，並與收於《甘珠爾》中的譯本相互比對，否則似乎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布頓（1290-1364）的《佛教史大寶藏論》（1322/1323）中所列《維摩經》題名同樣也沒有《甘珠爾》所收譯本題名的後半部「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不僅如此，甚至最前面的「'phags pa」也沒有。《佛教史大寶藏論》中所錄典籍及其編排向來被認為是後來流傳於西藏各地的《西藏大藏經》的前身。然而，就《維摩經》的題名而言，《佛

chen po'i tshar），見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2005 年，頁 10，[65]。川越英真指出，《旁塘目錄》此處以「大經」（mdo chen po）為項目名，對登錄的典籍不是很合適。此項目之典籍對應《丹噶目錄》所記載之「種種大乘經典」和「大寶積法門」項目，其實應該解釋為與「大乘經典」相關者，見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2005 年，頁 8，註 30。另參兩目錄之項目對照，見川越英真，〈『パンタン目錄』の研究〉，《日本西藏学会會報》51，2005 年，頁 116，4-6。

³⁷ Lamotte 曾經指出，就現有的資料而言，無法判定《丹噶目錄》中所錄之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 bstan pa 指的是 PT 613 和 PT 2203 所代表的敦煌本或是法性戒的譯本，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LIII.

教史大寶藏論》所載和目前所見《甘珠爾》中所收錄的《維摩經》題名卻有如此大的差異，那麼兩者所收錄的究竟是否為同一譯本？

收在《甘珠爾》中的藏譯本在起始部分即先陳述原典的梵文名稱為 *āryavimalakīrtinirdeśa nāma mahāyānasūtra*，隨後便將此名稱以藏文譯出，亦即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這種敘述方式給人一種藏文譯者忠於原著，據實交代所見原典名稱，再據之譯成藏文的印象。然而，新近出版的梵文寫本題名卻只有 *vimalakīrtinirdeśa*，³⁸ 所對應的藏文與《佛教史大寶藏論》所載題名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相同。如果 *vimalakīrtinirdeśa* 確是梵文本之題名，這是否意味著《甘珠爾》所收譯本題名多出來的其他部分，包括：*ārya*、*nāma mahāyānasūtra*，都是西藏人後來加上去的？Lamotte 是否因此刻意忽略多出的題名部分（因為他的討論基本上都是以梵文原文為基礎）？然而，Lamotte 所認定的題名其實包含 *ārya*，他所提到的印度祖師們所引用的題名前也有 *ārya*，那麼 *ārya* 有可能不見得是西藏人後來自行所加上，而是原典名稱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梵文原典的名稱便可能至少有 3 種。如果這個推測屬實，那麼題名的差異是否也代表

³⁸ 於 2014 年 9 月 1-3 日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辦之「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筆者有幸與發現梵本《維摩經》的日本大正大學特任教授高橋尚夫先生，以及當初與高橋教授同為布達拉宮文獻考察團成員之一的大正大學講師牛黎濤先生共同與會。高橋教授於研討會中發表論文〈『維摩經』と『智光明莊嚴經』〉時，描述梵本《維摩經》發現的經過，提到梵本《維摩經》其實並未列於布達拉宮之目錄中，他原本是被《甘珠爾》目錄中所列的《智光明莊嚴經》所吸引，但在閱讀至該經後半部時，卻發現其內容與前半有甚大差異，經考察後確定後半部其實是《維摩經》。筆者曾當面請教牛黎濤老師，得知當時所發現的梵本《維摩經》是直接附於《智光明莊嚴經》之後，並無經名頁，*vimalakīrtinirdeśa* 是後來出版時由出版單位加上的題名。

傳本的差異？

假使當初將《維摩經》譯成藏文的譯者皆如河口慧海所言，忠實翻譯原典所載，不做任何增減，且上列表格中所列各史料之編輯者亦是如此，那麼，上表中所呈現的 3 種不同題名，是否可能正好是 Lamotte 所說的《維摩經》曾被譯成藏文至少 3 次的不同譯本的題名？在能夠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解決許多相關問題，以尋得具說服力的證據。可惜目前所知相關資料極為缺乏，這些問題似乎只能留待未來新資料被發現，才可能有獲得解答的機會。

（三）譯者與年代

最早將《維摩經》藏譯本譯出的河口慧海曾經列表介紹《維摩經》的漢、藏譯本及其譯出年代如下：³⁹

	支謙譯	羅什譯	玄奘譯	西藏法戒譯
	維摩詰經	維摩詰所說經	說無垢稱經	聖無垢稱所說大乘經
西曆	223	402	645	1025
	253	412	664	1100

可惜河口氏將討論重點放在題名的差異上，並未對其所列譯本年代之判定加以說明。⁴⁰ 河口氏所提出的藏譯本年代較現代學者一般認為的 9 世紀初晚了約 200 年左右。Lamotte 於其書中指出：《維摩經》的藏譯本乃是由 Chos nyid tshul khrims (Dharmatāśīla) 於 800-825 年間譯出，由於其譯者是《翻譯名義大集》的編者之一的 Dharmatāśīla，而這部梵藏辭典的編輯約始於藏王赤德松贊 (Khri lde srong btsan) 統治時期，於

³⁹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 年，頁 23-24。

⁴⁰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 年，頁 24-26。

802 年或 814 年，並說：Dharmatāśīla 的翻譯採用了許多《翻譯名義大集》中所建議的藏文對應語詞。⁴¹ 由 Lamotte 以上的陳述得知他提出的藏譯本譯出年代乃是依據《翻譯名義大集》編輯的年代推測而來。假使 Dharmatāśīla 確曾翻譯《維摩經》，且參與編纂《翻譯名義大集》，在未確定此二事件之間時間關聯的情況下，單從《翻譯名義大集》編纂的年代推斷《維摩經》翻譯的時間似乎有些牽強。

值得注意的是，各《甘珠爾》傳本所記載的譯者名並不一致。根據北京版、德格版、及納塘版所收《維摩經》末尾跋文，該經譯者為 Chos nyid tshul khriṃs，⁴² 而寶宮寫本、烏蘭巴托寫本的跋文中卻記該經是由 Dharmatāśīla 所譯。⁴³ 北京版屬於《西藏大藏經》傳承譜系中的東系，寶宮寫本、烏蘭巴托寫本同屬於西系，德格版及納塘版均是異版的融和。⁴⁴ Lamotte 並未提到這個差別，他應該不曾懷疑過 Chos nyid tshul khriṃs 和 Dharmatāśīla 是否是同一人。這個差異是否具有意義？若有，此差異是源自《西藏大藏經》傳承體系的差異，或是 Chos nyid

⁴¹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XXVII.

⁴² 筆者未能取得納塘版，見大鹿實秋校勘本中並未註明納塘版之差異，因此推測納塘版所記應亦為 Chos nyid tshul khriṃs。

⁴³ 河口慧海之譯本跋文所載譯者亦為 Dharmatāśīla，由此推測其所依之底本極可能是目前藏於東洋文庫，亦屬於西系的東京寫本。有關東京寫本之體系及其與河口慧海的關係，見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1996, p. 81。這應該就是山口瑞鳳所提到的，達賴喇嘛贈與河口慧海的「江孜大塔所藏的寫本一切經」，見山口瑞鳳著，《西藏》冊上，2003年，頁143-144。該寫本與烏蘭巴托寫本同屬於西系，亦即滕邦瑪（Them spangs ma）系，見山口瑞鳳著，《西藏》冊下，2003年，頁743。

⁴⁴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1996, pp. 80-83。有關各寫本、刊本《甘珠爾》之間的關係，見山口瑞鳳著，《西藏》冊下，2003年，頁741-749。

tshul khrim 和 Dharmatāśīla 有可能並非同一人？這些問題都仍待進一步釐清。

根據德國學者 Herrmann-Pfandt 的研究，於前弘時期所編纂，目前可得之佛典目錄中以《旁塘目錄》（806）年代最早，《丹噶目錄》（812）次之。⁴⁵《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中都收有《維摩經》，這表示《維摩經》至晚在 806 年之前已被譯成藏文，可惜目前尚無確切資料足供判定當時目錄中所載的是第幾次譯出。日本學者前田崇提出《維摩經》是 Dharmatāśīla 於 794 年之前所譯，⁴⁶ 這個年代是從 Dharmatāśīla 所從事的翻譯活動推測而來，雖較學界之前所認定得早，從《旁塘目錄》的記載看來，可能性很高。

至於 Dharmatāśīla 的翻譯是否確如 Lamotte 所說，採用了許多《翻譯名義大集》中所建議的藏文對應語詞？前田崇對照《維摩經》梵、藏語詞並表示：屢次見到《翻譯名義大集》中的語詞被採用的說法，但其實還無法下這個結論，在這方面 Lamotte 並未進行詳細且極正確地考察。⁴⁷ Lamotte 的確似乎被《維摩經》藏文譯者法性戒是《翻譯名義大集》編者之一這個先見所限制，因而認定《維摩經》藏譯本必定會採用《翻譯名義大集》中的語詞，因此對於若干藏譯本語詞與《翻譯名義大

⁴⁵ 《旁塘目錄》與《丹噶目錄》年代之推定，分別見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p. xviv-xxvi, xviii-xxii. Herrmann-Pfandt 認為《丹噶目錄》的編纂基本上於 812 年已經完成，但在藏王熱巴堅（Ral pa can）統治末年，亦即 838 年之前，至少曾有一次內容補充。

⁴⁶ 前田崇，〈チベット訳『維摩經』と《Mahāvvyutpatti、翻訳名義大集》〉，《槌乗佛教思想の研究：村中祐生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2005 年，頁 103。

⁴⁷ 前田崇，〈チベット訳『維摩經』と《Mahāvvyutpatti、翻訳名義大集》〉，《大乘佛教思想の研究：村中祐生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2005 年，頁 105-106。

集》存在顯著差異之處，卻認為只是些微不同。⁴⁸《維摩經》與《翻譯名義大集》之間的關係其實也牽涉所謂的「大修訂」（zhu chen），亦即於藏王 Sad na legs（804-815）統治時期所開始，將過去已經譯出的佛典中所使用的語詞統一的浩大工程。⁴⁹《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都將「大修訂」尚未處理之典籍另外分類列出，⁵⁰《維摩經》並不在其中，這表示《維摩經》可能在 806 年之前便已經修訂完成。目前學界認定《翻譯名義大集》的完成時間應在 814 年。⁵¹也就是說，當《翻譯名義大集》定稿時，《維摩經》其實已經經過修訂。這或許能解釋《維摩經》所使用之若干語詞與《翻譯名義大集》中所建議者存在差異的現象。

（四）章節

早在 20 世紀初，日本學者河口慧海即指出，漢、藏譯本標識品名的位置有別：漢譯本在該品之始，而藏譯本則在該品末尾，藏譯本的記載是依照梵文原典的方式，漢譯則是依循中土古來的習慣，將位置轉變到前面。⁵²梵文寫本被發現後，經實際比對，證實藏譯本之章節分立及

⁴⁸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LII.

⁴⁹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p. xix, xx.

⁵⁰ 見川越英真，〈『パンタン目錄』の研究〉，《日本西藏学会會報》51，2005 年，頁 117，26-1；Halkias, Georgios T.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The Eastern Buddhist* 36, 1&2 (2004): 80, XXXVIIIa;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 405; Marcelle Lalou,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ñ-lde-bcan. Contribution à la bibliographie du Kanjur et du Tanjur.” *Journal Asiatique* 241 (1953): 337.

⁵¹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p. xvii.

⁵²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 年，頁 28-29。

各章節名稱均與梵文寫本相同，同時各章節名稱所出現的位置也和梵文寫本一樣，均在章節末尾，的確完全依據梵文原典而來。⁵³

藏譯本共分為 12 品，較漢譯本少 2 品。其實藏譯本的內容並未減少，而是漢譯本的第 3 和第 4 兩品在藏譯本中以 1 品含括，漢譯本的第 13 和第 14 品在藏譯本中同屬一品。以下列表比較三本漢譯與藏譯本的章節名稱，藏譯本的品名採用河口慧海之翻譯。⁵⁴

漢譯 品號	支謙本	羅什本	玄奘本	藏譯本 (河口慧海)
1	佛國品第一	佛國品第一	序品第一	佛國完全清淨 序章第 1
2	善權品第二	方便品第二	顯不思議方便 善巧品第二	方便巧妙不可 思議章第 2
3	弟子品第三	弟子品第三	聲聞品第三	聲聞菩薩受命 辯辭章第 3
4	菩薩品第四	菩薩品第四	菩薩品第四	
5	諸法言品第五	文殊師利問疾 品第五	問疾品第五	病氣訪問章 第 4
6	不思議品第六	不思議品第六	不思議品第六	現完全解脫不 思議章第 5

⁵³ 梵、漢、藏章節品名對照表，見植木雅俊，《梵漢和對照・現代語訳維摩經》，2011 年，頁 624-625。

⁵⁴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 年，頁 29-30，以下必須提到藏譯本品名時，均使用河口慧海之翻譯。

7	觀人物品第七	觀眾生品第七	觀有情品第七	女神章第 6
8	如來種品第八	佛道品第八	菩提分品第八	如來族章第 7
9	不二人品第九	入不二法門品 第九	不二法門品第 九	入不二法門章 第 8
10	香積佛品第十	香積佛品第十	香臺佛品第十	化身受食章第 9
11	菩薩行品第 十一	菩薩行品第 十一	菩薩行品第 十一	盡無盡法賜章 第 10
12	見阿閼佛品第 十二	見阿閼佛品第 十二	觀如來品第 十二	受歡喜世界現 不動如來章第 11
13	法供養品第 十三	法供養品第 十三	法供養品第 十三	過去行及正法 受決章第 12
14	囑累彌勒品第 十四	囑累品第十四	囑累品第十四	

漢譯本和河口慧海所譯藏譯本各品品名後方皆有該品序號。如果和近年發現的梵文本比對，就會發現梵文本各品序號亦是置於品名之後，由此可見這種型式應是依照梵本慣例而來。

河口慧海在《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一書目錄部分所列藏譯本品名與其在同書中比較漢、藏譯本品名時所使用的翻譯不盡相同。⁵⁵ 上列對照表採用河口氏於該書中比較漢、藏品名時所使用之翻譯，此部分的翻

⁵⁵ 目錄所譯品名，見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年，頁2-4。

譯與該書目錄所列的差異在藏譯本的第 1、5、11 章三處。為方便對照藏文及其翻譯，現將河口氏所譯與藏譯本，⁵⁶ 以及主要根據藏譯本譯出之 Lamotte 和 Thurman 之英譯本各品品名列表於下：

品號	藏譯本	河口慧海 (正文)	Lamotte英譯 ⁶	Thurman英譯 ⁷
1	sangs rgyas kyi zhing yongs su 8 dag pa gleng gzhi'i le'u ste dang po'o	佛國完全清淨 序章第 1	1. Introdu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Buddha fields	1. Purification of the Buddha- Field
2	thabs la ⁹ mkhas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le'u zhes bya ste gnyis pa'o	方便巧妙不可 思議章第 2	2. The inconceivable skill in means	2. Inconceivable Skill in Liberative Technique
3	nyan thos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 btang bar smras pa'i ¹⁰ le'u ste gsum pa'o	聲聞菩薩受命 辯辭章第 3	3. The refusal to enquire by the Śrāvakas and Bodhisattvas	3. The Disciples' Reluctance to Visit Vimalakīrti 4. The Reluctance of the Bodhisattvas

⁵⁶ 下表中之藏文乃使用大鹿實秋本(J)、北京版(Q)、寶宮寫本(S)、滕邦瑪寫本(U)比對後之結果。下文註腳中需提到上列 4 個傳本時皆使用括號中的代碼，有關代碼之選定，見 Paul Harrison and Helmut Eimer. "Kanjur and Tanjur Sigla: A Proposal for Standardization."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pp. xi-xiv, 1997.

4	na ba yang dag par dga' bar bya ba'i le'u ste bzhi pa'o	病氣訪問章 第 4	4. Consolations to the sick man	5. The Consolation of the Invalid
5	rnam par thar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 bstan pa'i le'u ste lnga pa'o	現完全解脫不 思議章第 5	5. Teaching on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6.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6	lha mo'i le'u ste drug pa'o	女神章第 6	6. The goddess	7. The Goddess
7	de bzhin gshegs pa'i rigs kyi le'u ste bdun pa'o	如來族章 第 7	7. The family of the Tathāgata	8. The Family of the Tathagatas
8	gnyis su med pa'i chos kyi sgor zhugs ¹¹ pa'i le'u ste brgyad pa'o	入不二法門章 第 8	8. Introduction to the doctrine of Non-duality	9. The Dharma- Door of Nonduality
9	sprul pas zhal zas blangs pa'i le'u ste dgu pa'o	化身受食章 第9	9. Obtaining of food by the imaginary (bodhisattva)	10. The Feast Brought by the Emanated Incarnation

10	zad pa dang mi zad pa zhes bya ba'i chos kyi rdzongs ¹² kyi le'u ste bcu pa'o	盡無盡法賜章 第 10	10. Instruction on the Exhaustible and the Inexhaustible	11. Lesson of the Destructible and the Indestructible
11	'jig rten gyi kham mngon par dga' ba blangs pa dang/ de bzhin gshegs pa mi 'khrugs pa bstan pa'i le'u ste bcu gcig pa'o	受歡喜世界 現不動如來章 第 11	11. Appropriation of the Abhirati universe and vision of the Tathāgata Akṣobhya	12. Vision of the Universe Abhirati and the Tathagata Akṣobhya
12	sngon gyi sbyor ba ¹³ dam pa'i chos gtad pa'i ¹⁴ le'u zhes bya ste bcu gnyis pa'o ¹⁵	過去行及正法 受決章 第 12	12. Antecedents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Good Law	Epilogue - Antecedents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Holy Dharma

在目錄部分河口氏使用：「佛國土完全清淨章第 1」，較正文的「佛國完全清淨序章第 1」多了「土」字，但少了「序」字。藏譯品名為 sangs rgyas kyi zhing yongs su dag pa gleng gzhi'i le'u ste dang po，可譯作「佛土（國）完全清淨序章第 1」，河口氏於正文所譯顯然較為完整。此處 Lamotte 英譯本在介紹部分和目錄中所使用的翻譯並不一致，⁵⁷ 情況類似河口氏，Thurman 則未將 gleng gzhi 譯出。至於第 5 品品名，河口氏於目錄中所使用的「完全解脫不思議章第 5」，較正文的「現完全解脫不思議章第 5」少了「現」字。此品品名藏譯作 rnam par thar pa

⁵⁷ 參見本文表格註釋 6。

bsam gyis mi khyab pa bstan pa'i le'u ste lnga pa，雖然 bstan pa 也可理解為「教導、開示」，但河口氏採用該詞的另一含意「顯現、示現」。根據 Lamotte 英譯本的介紹部分，bstan pa 對應「teaching」，但在該書的目錄部分，「teaching」卻未譯出。Thurman 的翻譯則無與 bstan pa 對應的語詞。根據該品內容，維摩詰發神通力，「示現」「不可思議解脫」，並且「開示」所謂的「不可思議解脫」。由此看來此處品名中的 bstan pa 應有「開示」、「示現」雙重涵義。河口氏對 bstan pa 的翻譯顯示他對該品的理解似乎較偏重於維摩詰「顯現、示現」「完全解脫不思議」的這方面。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第 11 品品名「受歡喜世界現不動如來章第 11」，此處藏譯作 'jig rten gyi khams mngon par dga' ba blangs pa dang/ de bzhin gshegs pa mi 'khrugs pa bstan pa'i le'u ste bcu gcig pa，河口氏亦將其中的 bstan pa 譯作「現」。Lamotte 和 Thurman 的譯本都用「vision」，和對應的 bstan pa 意思其實有差距。此品所述包括維摩詰「開示」觀如來之法，並且「示現」將不動如來之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的神通力，同樣涉及「開示」和「示現」兩者。由這兩品品名的翻譯可看出河口氏對 bstan pa 的詮釋，皆偏重於「顯現、示現」方面的意義。若考量這兩品經文內容皆包含「教導、開示」和「顯現、示現」雙重涵義，或許可用「示」來表達在這兩品品名中的 bstan pa。如此，這兩品品名或可譯作「示不可思議完全解脫章第 5」⁵⁸、「取妙喜世界示不動如來章第 11」。除此之外，河口氏於目錄中所譯品名「受歡喜世界現不動如來章第 11」，與書中所譯「受歡喜世界現不動如來章第 11」有「觀」、「歡」之別，若根據對應之藏文 mngon par dga' ba，「觀」字很可能是誤植。

⁵⁸ bsam gyis mi khyab pa 是 rnam par thar pa 的修飾語，因此在翻譯時，依中文慣例，將「不可思議」置於「完全解脫」之前。

（五）其他標題

Lamotte 在討論《維摩經》的標題時，提到並非所有中文佛典目錄中所羅列的《維摩經》各種標題都源自印度。並說在對應藏譯本第 12 章的經文中，漢譯本提到《維摩經》的 2 個標題，藏譯本則提到 3 個，其他標題見於該經其他部分。以下依 Lamotte 論述之順序及編號，將他提到的各標題整理並列表如下：⁵⁹

	支謙本	羅什本	玄奘本	藏譯本
題名		1. 維摩詰所說	1. 說無垢稱	1.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副標題				2c. rnam par thar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 bstan pa'i chos kyi rnam grangs
	2a. 不可思議法門	2b. 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2d. bsam gyis mi khyab pa'i rnam par thar pa'i le'u
		2e. 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	2g. 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	2f. rnam par sprul b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tshul la 'jug pa rab tu bstan pa
第 3 標題		3. 入一切諸佛法門		3. sangs rgyas kyi chos thams cad kyi sgor 'jug pa
其他標題	（無對應）	（無對應）	（無對應）	4. 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ng) mngon par bsgrubs pa

⁵⁹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LIV-LVI.

Lamotte 特別說明《維摩經》的副標題，亦即 2a-2d，乃是源自〈現完全解脫不思議章第 5〉（對應漢譯本的〈不思議品第 6〉）。該品有一部分內容在描述菩薩的不可思議解脫，但較偏重神通、成就等方面，這也說明了 2e-2f 這幾個重要異名的目的在進一步澄清何謂「不可思議解脫」。

上表的許多空缺都是 Lamotte 的論述中沒有提及的，這令人有些好奇，究竟其對應的內容為何，為何 Lamotte 不提這些內容。筆者根據藏譯本的位置，參考《梵藏漢對照『維摩經』》一書，將各對應漢譯經文補上，並視情形加上方便瞭解上下文的相關經文。凡是由筆者加上的，Lamotte 沒有提到的內容，都用灰底標示。藏譯本經文的前方依其在經中出現的先後順序加上順序編號，經文後方註明其在經中出現的位置，並且標上其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一書中出現的頁碼。重新整理後列表如下：

	支謙本	羅什本	玄奘本	藏譯本
題名	是名為維摩詰所說	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	如是名為說無垢稱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	4.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第 12 章末尾，p.509)
副標題	受此不思議門所說法要	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	聽聞如是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	3. rnam par thar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 bstan pa'i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dzin (第 12 章中間，p.475)

	亦名為不可思議法門之稱	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	6. bsam gyis mi khyab pa'i rnam par thar pa'i le'u (第12章末尾，p.509)
	未有若此純法化者也	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	未曾聞如是所說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	2. ji ltar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las rnam par sprul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tshul la 'jug pa rab tu bstan pa 'di lta bu ni sngon nam yang ma thos (第12章起始，p.467)
第3標題	名為佛法隨所行入之法門	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	如是法門名為悟入一切佛法	1. sangs rgyas kyi chos thams cad kyi sgor 'jug pa zhes bya ba'i chos kyi sgo (第10章，p.405)
其他標題	(無對應)	(無對應)	(無對應)	5. 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ng) mngon par bsgrubs pa (第12章末尾，p.509)

從上表中的順序編號看來，Lamotte 在介紹這些標題時，顯然並未依照他們在經文中出現的順序，而是以眾人熟悉的題名為首，再提出副標題的說法，亦即與「不可思議解脫」相關的標題，然後論及除此之外的第 3 標題及其他標題。

就題名而言，由於羅什、玄奘、及藏譯本的題名都可在經文中找到對應內容，唯有支謙本的經名《維摩詰經》無有對應，Lamotte 可能因此略過支謙本未提。

至於副標題，Lamotte 對「不可思議解脫」似乎有所偏重，否則不會引用漢、藏譯本 4 處，乃至於 7 處經文，以證明此副標題之成立。然而，大鹿實秋參考《維摩經》的許多論、疏，提出與 Lamotte 相異的觀點。他認為所謂的副標題「不可思議解脫」其實在玄奘本和藏譯本中都沒有。「不可思議解脫」的由來，眾所周知是從〈囑累品第 14〉經文中的「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和〈法供養品第 13〉中的「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而來。經疏家通常會說經名《維摩詰所說經》是就能說之人而言，而副標題「不可思議解脫」則是在標示所說之法。大鹿氏認為，其實《維摩經》本來並沒有副標題，而是古時的漢譯者根據經文加以補充的。⁶⁰ 大鹿氏並引用〈不思議品第 6〉的內容，討論「不可思議解脫」，並認為相關內容僅出於該經一品，以一品的內容為整部經的副標題，似有不妥。⁶¹

大鹿氏所提到〈法供養品第 13〉中的內容即是上表中藏譯本編號 2 的羅什本對應經文。比較這段經文，除了羅什本之外，其他三譯都未使

⁶⁰ 大鹿實秋，〈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学研究》12，1978年，頁72。

⁶¹ 大鹿實秋，〈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学研究》12，1978年，頁75-77。

用等同「經典」的語詞。同時這段經文只有「不可思議」，並沒有與「解脫」對應的概念。如果以此段經文為所謂的「副標題」「不可思議解脫」的來源依據，的確有些牽強。

再看大鹿氏所提的另一出處〈囑累品第 14〉，亦即上表對應藏譯本編號第 4-6 號，也是全經即將結束之處。編號 4-6 號分別是 Lamotte 所說的，在藏譯本中所出現的 3 個「標題」。其中的第 5 號，在漢譯本無對應經文，亦即 3 本漢譯都只提到 2 個標題。編號 4-6 的經文其實是前後相連的。玄奘本此處的經文很難拆解，因此將其全部內容錄於編號第 4 格中，編號第 6 格中則以星號「★」標示，表示此處並非無對應。為方便說明，節錄《梵藏漢對照『維摩經』》一書中各譯本此段經文，列表比對如下：⁶²

⁶²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2004 年，頁 509。

支謙本	羅什本	玄奘本	藏譯本
世尊。當何名斯經亦當以何奉持之。	世尊。當何名斯經。	世尊如是所說法門。其名何等。我云何持。	gsol pa/ bdag gis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bzung ba lags na/ bcom ldan 'das chos kyi rnam grangs 'di'i ming ci lags/ 'di ji ltar gzung bar bgyi/
佛告阿難。是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為不可思議法門之稱。當奉持之。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世尊告曰。如是名為說無垢稱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應如是持。	bcom ldan 'das kyis bka' stsal pa/ kun dga' bo de'i phyir/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dang/ 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r mngon par bsgrubs pa dang/ bsam gyis mi khyab pa'i rnam par thar pa'i le'u zhes kyang bya ba'i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kun dga' bo khyod kyis zung shig/

大鹿實秋曾經指出，在《維摩經》的最後 2 品，梵本的「法門」在羅什本都被譯成「經」、「經典」、「經法」。⁶³ 大鹿氏所說的梵本其實在當時尚未被發現，他指的應該是 Lamotte 根據藏譯本所還原的梵文。上表所示經文即是其中一例，各譯本對應語詞皆以灰底標示。如同大鹿氏所說，藏文的 chos kyi rnam grangs 對應玄奘本的「法門」，在羅什本卻譯作「經」。玄奘本和藏譯本其實根本沒有出現與「經」對應的語詞。羅什本此譯有可能依循支謙本而來，無論如何，這段經文顯然被

⁶³ 大鹿實秋，〈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学研究》12，1978年，頁75。

那些認為「不可思議解脫」是《維摩經》的副標題者做為其論說為正當的重要依據。

Lamotte 所說藏譯本中的 3 個標題，分別是「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r mngon par bsgrubs pa」、「bsam gyis mi khyab pa'i rnam par thar pa'i le'u」。如 Lamotte 所述，漢譯本只提到其中二者。為方便討論，不妨參考現代譯者對藏譯本此段經文的理解。以下僅摘錄筆者可得之諸譯，對應部分以灰底標示，列表比較如下：

支謙本	羅什本	玄奘本	藏譯本
佛告阿難。是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為不可思議法門之稱。當奉持之。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世尊告曰。如是名為說無垢稱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應如是持。	bcom ldan 'das kyis bka' stsal pa/ kun dga' bo de'i phyir/ chos kyī rnam grangs 'di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dang/ 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r mngon par bsgrubs ¹⁶ pa dang/ bsam gyis mi khyab pa'i rnam par thar pa'i le'u zhes kyang bya ba'i ¹⁷ chos kyī rnam grangs 'di kun dga' bo khyod kyis zung shig/
河口慧海 1928	世尊は仰せられた。「阿難陀よ、然らばこの法教を、維摩が示した自性に一致和合した寂靜明瞭成就不可思議の完全解脫經と名づける。この法教を、阿難陀よ、汝は持てよ。」 ¹⁸		
大鹿實秋 1969	「アーナンダよ。上述の理由で、この法門はヴィマラキールティ所說經、對句を用いた顯邪經、および不可思議解脫經と名づけられるが、この法門を汝は受持せよ」と。 ¹⁹		

長尾雅人 1974	世尊が仰せられる。「アーナンダよ、この法門は『ヴィマラキールティによって説かれた』と名づける。また『対句の結びつきと逆倒の完成』ともいい、『不可思議解脱章』とも名づける。この法門を、おまえは受持するがよい」 ²⁰
Lamotte 1962	Le Bienheureux répondit: Ānanda, cette exposition de la loi a pour nom : 《 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 (<i>Vimalakīrtinirdeśa</i>), ou 《 Production de (sons) couplés et inversés 》 (<i>Yamakavyatyastābhinirhāra</i>), ou encore 《 Chapitre de la libération inconcevable 》 (<i>Acintyavimokṣaparivarta</i>) : cite-la donc ainsi (<i>evaṃ cainam dhāraya</i>). ²¹
Lamotte (Boin tr.) 1976	The Blessed One replied: Ānanda,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has as its nam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i>Vimalakīrtinirdeśa</i>), or “Production of paired and inverted (sounds)” (<i>Yamakavyatyastābhinirhāra</i>), or again, “Chapter of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i>Acintyavimokṣaparivarta</i>): so refer to it thus (<i>evaṃ cainam dhāraya</i>). ²²
Thurman 1976	The Buddha said, “Ānanda, this exposition of the Dharma is called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Dichotomies,’ or even ‘Section of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Remember it thus!” ²³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藏譯本中並無與「經」對應的語詞，但羅什卻以「經」字翻譯的大鹿實秋在其翻譯中，3個標題都以「經」字結尾。不過這個翻譯是大鹿氏較早的作品，經過9年之後，大鹿氏將其翻譯修改為：「この法門は維摩詰所説（の法門）であり、相對觀念からの脱却（＝解脱、の法門）であり、また不可思議解脱品とも名づけられる法門。」⁶⁴ 修改後的翻譯完全未使用「經」字。另外，河口慧海將藏譯

⁶⁴ 大鹿實秋，〈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脱」批判〉，《東洋学研究》12，1978年，頁75。

本中 3 個分開的名稱視為一個概念，連在一起翻譯，和玄奘的理解有類似之處，有可能受玄奘本的影響。他在此概念的結尾加上「經」字，似受羅什本的影響。

這 3 個「標題」之中，各方譯家對漢譯本已經譯出的第 1 和第 3 者均有共識，諸譯差異不大。然而，對於漢譯本未曾提到的第 2 者，諸譯者的看法有些距離。以下專就此標題，蒐集各譯，再次列表，比較如下：

藏譯本		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r ²⁴ mngon par bsgrubs ²⁵ pa
河口慧海	1928	自性に一致和合した寂靜明瞭成就
多田等觀	1936	自然柔和成就 ²⁶
Lamotte	1962	Production de (sons) couplés et inverses (<i>Yamakavyatyastābhinirhāra</i>)
大鹿實秋	1969	対句を用いた顯邪
	1978	相對觀念からの脱却（＝解脱、の法門）
長尾雅人	1974	対句の結びつきと逆倒の完成 ²⁷
Lamotte (Boin tr.)	1976	Production of paireds and inverteds/ Production of paired and inverted sounds. (<i>Yamakavyatyastābhinirhāra</i>) ²⁸
Thurman	1976	The Reconciliation of Dichotomies
高崎直道	1993	対句と逆説（あるいは、対句の逆倒）の示現 ²⁹

比對藏譯各傳本，此句有 2 處於各本存在出入：一處是 *snrel zhi'i/ snrel zhir*，另一處是 *bsgrub pa/bsgrubs pa*。根據藏文的語法，*phrugs su sbyar ba* 乃在修飾 *snrel zhi*。*Snrel zhi* 之後使用屬格（*snrel zhi'i*）或於格（*snrel zhir*），就藏文理解而言，只會對其後的 *mngon par bsgrub(s) pa* 的詞性產生影響，兩者在意思上的差距不大。若寫作 *snrel zhi'i*，則 *mngon par bsgrub(s) pa* 的作用為名詞，此句可譯作「應用對句之反語之圓滿成就」，若寫作 *snrel zhir*，*mngon par bsgrub(s) pa* 的作用則為動詞，此句則可譯作「於應用對句之反語圓滿成就」。至於 *bsgrub pa* 和 *bsgrubs pa*，一是未來式，一是過去式，只有時態的差別。由以上所觀察到的差異可以推測，各後代傳本於傳抄、刊刻時所依據的藏文原譯有可能即不相同，因為上述差異似乎是來自譯者對梵文複合詞詮釋角度的不同。當然，除此之外，差異也有可能來自翻譯時所依據梵文傳本的不同。藏文 *mngon par* 通常對應梵文的前綴詞 *abhi*，⁶⁵ 然而根據近年發現的梵文寫本，與此句對應之梵文 *yamakaṣaṭṭavyatyastānīhāra* 並無 *abhi*。⁶⁶ 這似乎暗示了兩種可能性：其一，藏譯本所依據的梵文本與目前可得之梵文本屬於不同傳承體系，其二，藏文譯者的理解與其所依據之梵文傳本有甚大差距。

上表已將現代學者對該句之翻譯列出。長尾雅人在出版其譯著（1974）之前，曾於 1971 年在其所撰專文中對此標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長尾氏表示：河口慧海所譯的「自性に一致和合した寂靜明瞭成就」和多田等觀的翻譯「自然柔和成就」究竟對應藏譯或由藏譯還原的梵文 *yamaka-vyatyastāhāra* 的哪一個部分，令人毫無頭緒，僅有最後的「成

⁶⁵ Stephen Hodge,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England: Aris & Phillips, 1990), p. 66.

⁶⁶ 筆者撰寫初稿時並未注意到這點，感謝審查人於審查意見中的提醒。

就」是一致的。⁶⁷ 河口氏和多田氏的翻譯分別完成於 1928 年和 1936 年，均屬於早期作品。筆者未能取得多田等觀的作品，也未能於河口慧海的著作《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中找到相關說明。河口氏並未在其著作中清楚交代其所依據的藏譯本資料。若將其翻譯與目前可得之藏譯本和梵文本互相比對，的確如長尾氏所說，除了最後的「成就」，其他部分很難找出對應關係。

Lamotte 引據《翻譯名義大集》的記載，認為 *phrugs su sbyar ba* 對應梵文 *yamaka*，意為「形成對偶的」(forming a pair, paired)；*snrel zhi* 對應梵文 *vyatyasta*，意為「倒轉的」(inverted)；*mngon par bsgrub pa* 對應梵文 *abhinirhāra*，意為「產生」(production)，全句相當於中文的「於對偶及反轉文句善巧」，他並指出：這是就語言上或修辭上風格的處理與外形而言，而非就禪定修行而言。⁶⁸ Lamotte 對此標題的翻譯主要是根據他所還原的梵文而來，和藏文其實有些差距。Lamotte 似乎是將性質有別的 *mngon par bsgrub pa*（動作者和動作對象相異，*tha dad pa*）和 *mngon par grub pa*（動作者和動作對象不相異，*tha mi dad pa*）混淆了，才會以「production」翻譯 *mngon par bsgrub pa*。除此之外，*phrugs su sbyar ba* 和 *snrel zhi* 之間並無連接詞，但是 Lamotte 的譯本卻用 *et/and* 連接兩者。大部分的學者討論到此處時，都只是介紹 Lamotte 對此標題翻譯的論說內容，未加評論。筆者只見到日本學者桜部建提出反對的意見。桜部氏在 Lamotte 法譯本出版後翌年即發表一篇書評，在討論到此

⁶⁷ 長尾雅人，〈西藏訳維摩経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1971 年，頁 263-264，及頁 267 之註 16。長尾氏本人並未親見河口慧海和多田等觀的翻譯，而是引用橋本芳契《維摩経の思想研究》（1966）頁 42，註 4 中所述之內容。

⁶⁸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LVI-LVII.

標題時他指出：梵文的 *yamakavyatyasta* 被譯成藏文時，並不是被解讀為「相違釋」（*dvamdva*）複合詞，因此 *phrugs su sbyar ba* 和 *snrel zhi* 之間並未使用接續詞 *dang*，因此，如果仍然接受 Lamotte 的判斷，令人感到躊躇。⁶⁹ 梭部氏所指藏文中並未出現的 *dang*，通常在法文譯作 *et*；英文譯作 *and*，此二連接詞分別都出現在 Lamotte 的法譯本和英譯本中。長尾雅人的翻譯在相同的位置也使用對應藏文 *dang* 的连接詞と，有可能受 Lamotte 影響，只是他的理解和 Lamotte 有些不同：他將 *phrugs* 視為 *sbyar ba* 的對象，將 *snrel zhi* 當做 *mngon par bsgrub pa* 作用的對象，並在這兩者間以「と」連接；而 Lamotte 則是將 *phrugs su sbyar ba snrel zhi* 整體理解為 *mngon par bsgrub pa* 的主語，在 *phrugs su sbyar ba* 和 *snrel zhi* 之間以 *et/and* 連接。長尾氏個人認為此句應譯作「対句の結びつきと逆倒の完成」，亦即在不斷結合對句的同時，展開統一其間矛盾的逆說式邏輯，並說此即本經的特色，此名稱乃是取自經本身的風格。⁷⁰

至於 Thurman 的翻譯，就如同他在譯作前言中明白表示的：他翻譯的目的是在呈現維摩詰真實的教法，因此其焦點是在義理上，而不是在文獻學上。⁷¹ 他在此處的翻譯「The Reconciliation of Dichotomies」將藏譯本的表達極度簡化，果真是不拘泥於字義的表達。

大鹿實秋最初曾於 1969 年將此標題譯作「対句を用いた顯邪」。長尾雅人指出：大鹿氏應是將 *vyatyasta* 譯成「邪」，將 *āhāra* 譯作「顯」，

⁶⁹ 梭部建，〈書評：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51), Louvain, 1962〉，1963 年，頁 53。

⁷⁰ 長尾雅人，〈西藏訳維摩経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1971 年，頁 259。

⁷¹ Robert A. F. Thurman,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1976, p. x.

並且推測「顯邪」應該不是指彰顯邪（見），可能是讓邪顯露的意思，但長尾氏也指出：在佛教表示「邪・顛倒」意思的用語通常是同語根的 *viparyasta*、*viparyāsa* 等，此外，對於 *āhāra* 為何會被譯作「顯」也表示不是很清楚。⁷² 雖然如此，橋本芳契對大鹿氏的翻譯卻予以肯定，並認為他的翻譯是：在實質上展現「雖而」的邏輯，並且表示：這也可以說是宗教哲學的理論，值得與現代西田哲學中的「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或「場所的邏輯」進行對比研究。⁷³ 由這一句翻譯可觀察到文獻學者和義理學者在評論時思考角度的明顯差異。橋本芳契並未發現大鹿實秋其實對自己的翻譯並不滿意，已在 1978 年將其修改為「相對觀念からの脱却（＝解脱、の法門）」。大鹿氏修改後的翻譯幾乎很難找到與藏譯原文對應的語詞，可說是與其之前所譯完全不同翻譯風格的展現，隱約可見 Thurman 之譯的影子。

自河口慧海出版《維摩經》藏譯本的日文翻譯之後，數十多年期間持續見到各方譯家對此標題的各種見解。60 餘年後，高崎直道發表他對此標題的理解：「対句と逆説（あるいは、対句の逆倒）の示現」。高崎氏之翻譯一方面保留了自 Lamotte 以來大多數前輩所維持的意見：將 *phrugs su sbyar ba* 和 *snrel zhi* 理解為對等的語詞，並在兩者之間使用相當於藏文 *dang* 的接續詞連接（「対句と逆説」）；但同時也提出另外一種較為接近藏譯原文的理解：將 *phrugs su sbyar ba* 當作 *snrel zhi* 的修飾語（「対句の逆倒」）。第二種理解被置於第一種理解後方的括號之中，以「另外一種可能」的方式呈現，顯示高崎氏在提出前所

⁷² 長尾雅人，〈西藏訳維摩經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1971 年，頁 264，及頁 267 之註 17。

⁷³ 橋本芳契，〈書評と紹介：大鹿実秋著『維摩經の研究』〉，1993 年，頁 149。

未見的詮釋時所持謹慎與保守的態度。

過去某些學者在翻譯此標題時，似乎總是將梵文奉為主臬，即使他們所據以討論的梵文在當時只不過是假設性的還原而已。根據新近發現的梵文寫本，此標題的梵文為 *yamakaṣaṭṭavyatyastānirhāra*，與 Lamotte 當初費盡心力所建構、還原的 *yamakavyatyastābhinirhāra*，或長尾雅人討論的 *yamaka-vyatyastāhāra* 雖然相當接近，但還是有些差距。即使梵文原典已經成為垂手即得的參考資料，但是學者對於此標題的看法依然未達共識。植木雅俊對此標題的翻譯「[対立する語を並べた] 対をなす章句や、[顛倒した] 逆説的なことの提示」（「 對立語並排之」成對章句和「 顛倒」逆説之事的提示）似乎仍舊未脫由 Lamotte 所開啟，為大部分學者所遵循的詮釋方式。⁷⁴ 與植木氏同於 2011 年發表梵本日譯的高橋尚夫和西野翠則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未將此段內容讀做 3 個標題，而是將第 2 部分視為第 3 部分的修飾，譯作：「 対句を盛り込んだ反語を引き出す『不可思議法解脱品』ともいう」。⁷⁵ 儘管其譯文中若干語詞的意思與藏文有些差異，高橋尚夫和西野翠對第 2 部分經文詞語間關係的理解（「 引出加入對句的反語」）與藏文的表達相當接近。如同高橋氏所帶領的團隊在發表《維摩經》梵文校訂本時曾經明白指出，由於目前只有一個梵文傳本，進行校訂時必須參考其他漢、藏譯本，⁷⁶ 可以推想高橋氏與西野氏在翻譯梵文時必然也參考這些譯本，且最後決定依照漢譯本只譯出 2 個標題的傳統，縱使這個抉擇與藏譯本的內容其實有極為明顯的落差。

⁷⁴ 植木雅俊的翻譯，見植木雅俊譯，《梵漢和対照・現代語訳維摩經》，2011 年，頁 609。

⁷⁵ 高橋尚夫、西野翠譯，《梵文和訳維摩經》，2011 年，頁 228。

⁷⁶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2006 年，頁 xi。

（六）影響

《維摩經》傳入中土，被譯成漢文之後，在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各方面影響中華文化甚深。法國學者 Paul Demiéville 認為《維摩經》是少數幾部真正融入中國文化各層面的佛典之一。⁷⁷《維摩經》在印度的影響力很難得知，Jan Nattier 指出：雖然此經的內容在月稱的《明句論》、《入中論》、寂天的《集學論》、以及蓮花戒的《修習次第》中都曾被引用，尚無證據顯示在印度曾經有人為《維摩經》寫過論書，而在西藏，《維摩經》被譯成藏文之後，並未受到論疏家的重視，甚至可說是極度被忽略。⁷⁸

《維摩經》的藏譯本未受到西藏本地學者重視的原因牽涉相當複雜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因素，值得探究。一部蘊含甚深哲理、內容豐富、情節變化多采多姿的佛經被譯成藏文之後，卻被束之高閣，乏人問津，似乎有負當年翻譯者的辛勞。可喜的是，林純瑜的研究成果顯示，《維摩經》的藏譯本曾經影響清廷編修《乾隆大藏經》，被主其事者參考，並根據其內容，將在漢地最受歡迎的鳩摩羅什譯本改頭換面，與支謙和玄奘譯本一同被收於由皇室斥資雕造的《乾隆大藏經》之中。⁷⁹這個發現著實令人意外，因為羅什譯本在漢地是現存三本漢譯之中流通最廣，最常被讀誦，也是最常被古、今學者參考、引用的譯本，然而，它卻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被一本新譯取而代之。《龍藏》的編修者在此經註記譯者名的位置留下空白，其編著新譯本的動機不明，相關歷史背景有待

⁷⁷ Paul Demiéville, "Vimalakīrti in China." trans. Sara Boin-Webb.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1, 2 (2004): 179.

⁷⁸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35-236.

⁷⁹ 林純瑜，《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台北：法鼓文化，2001年。

考察。這個特殊的現象讓學界有機會重新審視中國的佛經翻譯歷史，以及漢、藏兩地的佛教與文化交流。

四、文獻選目暨提要

以下針對與《維摩經》藏譯本相關的重要文獻進行整體性的介紹與評論，學者曾經發表的相關評論亦納入其中。

(一)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東京市：世界文庫刊行會，1928。

該書是河口氏將鳩摩羅什與藏譯本分別譯成日文之後，比較兩者異同所呈現的研究成果。全書分為「維摩經漢藏兩譯比較研究」與「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兩大部分。前半部是河口慧海對《維摩經》的研究成果，重點在羅什譯本與藏譯本的比較，內容包括兩譯比較的標準、經名、品名、單語、文句之比較、梵語題目與譯者之拜語等等。後半部的標題與書名相同，河口氏將羅什譯本與藏譯本分別譯成日文之後，以羅什本在上、藏譯本在下，上、下兩欄互相對照的方式呈現。

這部著作包含了筆者所知年代最早的《維摩經》藏譯本現代語言譯本，自其發表至今已逾 80 年。在 80 多年之前，對於當時初始接觸藏文佛典的日本學界而言，河口氏的著作提供了許多新穎且相當重要的訊息，不僅為《維摩經》的研究奠定穩固的基礎，並且開啟了嶄新的發展方向，對相關領域的研究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80 多年後的今天再看此書，書中若干內容不可避免與現今學界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是由於該書所呈現的是日本學界對《維摩經》藏譯本最早期的認識與理解，以及漢、藏譯本最早的對照和比較，這本書依然是專門從事基礎文獻研究學者的重要參考著作之一。

(二) Étienne Lamotte,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Louvain-la-Neuve: Institut Orientalist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Reprint 1987], 1962.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Reprint 1994], 1976.

Étienne Lamotte 於 1962 年發表《維摩經》的相關研究及法文譯本之後，由 Sara Boin 於 1976 年將該書自法文譯為英文。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Introduction) 是 Lamotte 對《維摩經》的整體研究成果，第二部分「經文」(Text) 是《維摩經》的法文／英文翻譯。第一部分「介紹」以 9 個段落分別討論《維摩經》的「譯本」、「題名」、「義理」、「來源」、「年代」、「章節」、「地名」、「印度傳統中的維摩詰」、「印度論典中的引用情形」。第二部分「經文」的翻譯主要依據藏譯本和玄奘的漢譯本，實際上以藏譯本為主，當藏譯與奘譯有顯著差別時，便將兩者之翻譯以左右對照的方式分別呈現：左側列藏譯本之法／英譯，右側以小字體列出奘譯之法／英譯。於支謙與羅什之譯本有差異之處，則以註腳另外註記。經文中凡出現專有名詞、慣用語、成語時，便使用括號，插入由 Lamotte 所還原的梵文。此外並有精細的註釋，書後並有內容豐富的附錄以及索引等。

Jan Nattier 曾經評論該書內容，指出 Lamotte 對其所根據的譯本提供詳細的資料，但未明確指出預設的讀者群為誰。由其譯文中充滿以括號方式插入的梵文，推測該譯本應該是以能夠忍受印度學細節的學者為其預設讀者群。⁸⁰ 其譯文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傳統佛教義理一致，但卻不

⁸⁰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37.

一定依據藏文譯本的內容忠實翻譯。⁸¹ 然而，其翻譯對於專家而言，仍然相當有價值，尤其是在譯文前的介紹和註解，對於瞭解印度佛教有不可磨滅的貢獻。⁸² Nattier 另外特別表示：Sara Boin 的英譯在文法上無懈可擊，但在用字上，有時卻未完全依照 Lamotte 所譯的法文，而是根據 Lamotte 在括號中所提供的梵文。⁸³

Lamotte 這部著作最大的特色在於書中所附，根據藏譯經文內容還原的梵文。除此之外，「介紹」的內容涵蓋範圍甚廣，如同一本佛教百科全書，充分展現其豐富的學識與研究的功力。⁸⁴ 然而書中介紹藏譯本的段落偏重敦煌寫本的研究，其他層面涉及較少。「經文」的部分依現代書籍的編排方式，根據藏譯本經文的內容分立章節與段落，各章節、段落均有極清楚的標示與編號，成為後來學者的重要依循；無論是大鹿實秋在出版藏譯本校勘經文，或大正大學發表梵藏漢之對照本及梵文寫本的羅馬對音時，皆採用 Lamotte 的章節與段落編號。至於經文翻譯的部分，雖然主要依據藏譯本，但是在實際上卻，如同 Nattier 所指出的，並不一定確實如此。儘管如此，此書自發表以來，對國際學界的影響深遠。許多學者曾以 Lamotte 所還原的梵文為基礎，進行熱烈的討論，並將 Lamotte 的詮釋角度奉為圭臬。然而，梵文寫本被發現之後，此書的內容也必須面臨學術的重新檢驗。

⁸¹ 例見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49, 250, 251, 253.

⁸²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54.

⁸³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47. n. 22, 24.

⁸⁴ 梭部建，〈書評：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51), Louvain, 1962〉，1963年，頁51、54。

(三) 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頁 137-240，1970。

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 テキスト補遺〉，《インド古典研究》3，頁 159-195，1973。

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索引〉，《インド古典研究》3，頁 197-352，1973。

畢生以《維摩經》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日本學者大鹿實秋曾在 1970 年左右陸續發表 3 篇論文，主題分別是藏譯本的校勘本、四譯對照並列表與校勘訂正表、以及梵、藏語詞索引。大鹿氏使用德格版、納塘版、和北京版進行藏譯本的校勘，以羅馬對音重新寫出他認為正確的經文，遇差異之處，便註記於註解中。最重要的是大鹿氏將藏譯本經文依 Lamotte 所編之章節與段落重新編排，便利讀者尋找，並且在經文中清楚標記上述 3 版以及《大正藏》中羅什與玄奘本的經文位置。校勘本發表 3 年後，大鹿氏整理當年校勘錯誤之處，製成訂正表，並將 3 本漢譯以及上述藏譯 3 種版本的經文位置製成對照表，重新發表。另外依據 Lamotte 所推定還原的梵文，製作梵、藏語詞索引，公諸於世。大鹿氏這些發表對於從事文獻研究的學者而言，貢獻菲淺。雖然大鹿氏的校勘本仍然存在需要修正之處，但是在更好的校勘本出現之前，它依然是使用藏譯本的學者必備的參考資料。而大鹿氏當初辛苦整理的藏、梵語詞索引在梵文本已經發現的今天看來似乎已經不再有使用價值，但是在《維摩經》的研究發展史上，它曾經留下極為重要的印記。

(四) Robert A. F. Thurman,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1], 1976.

本書為《維摩經》藏譯本之英文譯本。作者除了藏譯本外，也參考鳩摩羅什、玄奘、和 Lamotte 之譯本。凡與藏文有較大歧異之處，均加以註解。譯文之前有序文、介紹，譯文之後附有略符表、註解、以及三種詞彙表（梵文、數詞表、專有名詞）。

G. W. Houston 於該書出版 2 年後發表書評，指出：Thurman 在序文中提到他翻譯的焦點在義理上，而非文獻學上，因此花了一些篇幅從所謂的「空」和「有」的觀點討論「勝義諦」。該書依照藏譯本分立章節，可惜未附藏文對音，也未附上藏譯原文的頁碼和位置，因此無法立即確認翻譯的準確性。Houston 的評論最為特別之處在於他提出：Thurman 強調維摩詰喜歡說一些自相矛盾的話，似乎是在使用類似密續的技巧（Tantric-like techniques）來教化眾生。歷史學者通常認為密續法門自第 6-7 世紀之後才開始出現，但是，由這點看來，密續法門至少自第 2-3 世紀便已見使用。此外，Houston 並且提到該譯本包含介紹、12 章的內容、跋文、豐富的註解、以及三種詞彙表，可惜沒有藏文詞彙表。⁸⁵

除了 Houston 之外，Jan Nattier 也曾在該書出版 20 多年後，撰寫專文，評論《維摩經》的 4 個現代英譯本——2 個鳩摩羅什譯本及 2 個藏譯本之英譯。Nattier 指出：Thurman 的譯本雖然直接說明其翻譯是根據藏譯本，並說《維摩經》有 2 個藏譯本，⁸⁶ 但未提供所依藏譯本的相關

⁸⁵ G. W. Houston, "Book Review: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Translated by Robert A. F. Thurm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7, 2 (1978): 318.

⁸⁶ Thurman 此說與 Lamotte 的研究結果不同，參本文「三、重要論題整理與

資料，且只提到其中之一是由 Chos nyid tshul khirms 所譯，未繼續說明另一譯本為何。⁸⁷ Nattier 認為，與 Lamotte 相較而言，Thurman 更忠於藏譯本的原文及文法上的用詞，⁸⁸ 其譯文流暢、易懂，有效傳達了經中豐富的幽默和戲劇感，較容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雖然在某些專有名詞的翻譯上令人有模稜兩可的感覺，但在準確度和風格上，可說是 4 譯本中之最佳者。⁸⁹

Thurman 的譯本所預設的讀者群顯然與 Lamotte 的預設讀者群有很大的差別。其譯筆不拘泥於對應原文字義的推敲上，相對而言更加活潑、生動。但也由於他嘗試在所參考的譯本之間尋求折衷的表達，在某些較具爭議之處，抉擇往往出人意料。⁹⁰ Thurman 這種不拘泥於既定模式的態度也表現在其對章節的處理方式上。書中譯文雖然與藏譯本同樣亦分 12 章，但其章節與藏譯本有出入。差異在於：Thurman 將藏譯本原來的〈聲聞菩薩受命辯辭章第 3〉，依漢譯本分為〈弟子〉和〈菩薩〉2 章，並將藏譯本的最後一章〈過去行及正法受決章第 12〉置於 12 章之後，另立一段，以〈結語〉（Epilogue）為標題。這些差別似乎鮮少被注意到。無論如何，由於譯者 Thurman 本人對藏文、英文的掌握能力俱佳，因而能有這本出色、且至今無人能出其右的譯作產生。

論述（一）敦煌寫本殘卷與藏譯本的譯出」最後一段。

⁸⁷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38.

⁸⁸ 相關實例見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49, 251, 253.

⁸⁹ Jan Nattie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000): 253.

⁹⁰ 例見本文「三、重要論題整理與論述（五）其他標題」最後一個表格之相關陳述。

(五) Bhikṣu Prāsādika and Lal Mani Joshi ed. & trans.,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Tibetan Version, Sanskrit Restoration and
Hindi Translation*. Sarnath: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1981.

由題名即可得知本書是以藏譯本為基礎，將《維摩經》還原成梵文，再將之譯成印度文。根據 de Jong 的評論，Prāsādika 比丘於 1974 年所提出的博士論文就是以《維摩經》藏譯本的校勘和梵文重建為主題。經過 7 年後所出版的本書不僅包含藏譯經文、還原之梵文，並由 Joshi 撰寫介紹，且將經文譯成印度文。Prāsādika 比丘在重建梵文時雖然參考 Lamotte 所還原的對應梵文，卻並不完全認同 Lamotte 的看法，de Jong 認為 Prāsādika 比丘在許多地方的判斷其實比 Lamotte 更為恰當，儘管其還原當然還是存在一些問題。de Jong 也指出：該書的校對未臻完善，藏文和梵文有許多錯誤和缺漏，且 Prāsādika 比丘若能將其所依據的拉薩版藏文在 12 章以下再細分段落，讀者較易比較梵、藏經文的內容。此外，Joshi 的介紹參考了 Lamotte 和 Prāsādika 比丘先前發表的研究成果，豐富的內容無疑嘉惠了許多印度讀者，對於提高《維摩經》這部著名的經典在其原生國度的知名度極具貢獻。⁹¹

(六) 林純瑜，《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台北：法鼓文化，2001。

此書以收在《乾隆大藏經》中的《維摩詰所說經》為探討對象，考證其來源。《乾隆大藏經》與歷代藏經一樣，皆收錄《維摩經》的 3 個

⁹¹ de Jong, J. W. "Review of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Tibetan Version, Sanskrit Restoration and Hindi Transla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hikṣu Prāsādika and Lal Mani Joshi." *Indo-Iranian Journal* 25, 2 (1983): 160-161.

現存譯本，但是除了支謙、玄奘譯本之外，另一譯本不僅未註明譯者，⁹²且在其共 3 卷之各卷首、尾所記經名都變成《維摩詰所說大乘經》，比羅什譯本的經名《維摩詰所說經》多出「大乘」二字。⁹³ 本書作者將《龍藏》本與鳩摩羅什所譯的《維摩詰所說經》逐字比對之後，發現兩者內容有許多差異。再將這些差異與藏譯本的內容核對，經過統計，結果顯示 90% 以上的差異源自藏譯本的影響。⁹⁴ 作者依據考證結果指出清廷編修的《乾隆大藏經》中所收的《維摩詰所說經》乃是以鳩摩羅什的漢譯本為底本，根據藏譯本所述，修改部分內容而來。

該書之結論顯示《維摩經》的藏譯本曾經在漢地發生過影響，其內容於清廷編修《乾隆大藏經》時被採用，納入在漢地流通最廣，最受歡迎的羅什譯本經文之中。這個發現對《維摩經》的研究貢獻菲淺，使學界對於佛經在中國的翻譯史有更進一步的瞭解。然而，該書出版之際，梵文本尚未公開發表，因此作者的考證僅能以藏譯本為唯一的假設來源。如今，梵文本已經公諸於世，相關研究也已有相當進展，梵文本與《龍藏·維摩詰所說經》的關係仍待繼續釐清。

（七）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4。

本書是《維摩經》的梵文寫本發現之後首次將現存之梵、藏、漢

⁹² 《乾隆大藏經》在收錄《維摩詰所說經》時，在 3 處通常會註明譯者之處皆未註明譯者，見冊 33，頁 2 的目錄中第 142 經經名下方，未如他經註明譯者；頁 671 之經名頁，只記經名為《維摩詰所說經》，未如他經註明譯者；頁 672 該經啟始，經名左下亦未如他經註明譯者。

⁹³ 《維摩詰所說經》，《乾隆大藏經》冊 33，第 142 經，頁 672 下、692 下、694 上、714 上、715 上、731 上。

⁹⁴ 林純瑜，《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2001 年，頁 104。

三種語言之文本與譯本以對照方式排列出版之著作。該書分成 12 章，各章分別由不同的學者負責。除了梵文寫本之外，使用高野山所藏之德格版藏譯本、以及《大正藏》中之三本漢譯。全書之章節、段落均依照 Étienne Lamotte 法譯本的分段與編號，編排統一為左右兩頁對應：左側上方為梵文、下方為藏譯，右側由上至下依序為支謙、羅什、玄奘之漢譯，列出對應之經文內容，同時清楚標記各本之經文位置。

本書的出版使學者能夠迅速找到各本之對應位置，非常容易看出各本的差異，對於研究的進行有極大的幫助。可惜藏譯本的部分只使用德格版，未經詳細校勘，梵文寫本亦未經過精細的處理，因此只能當作確認經文對應位置的工具書使用，深入的研究仍需仰賴學者自身的努力。

五、結語

《維摩經》自被譯成藏文之後，至今已逾 1200 年，現代學者從事《維摩經》藏譯本的研究已將近百年，然而學界對藏譯本所知仍然相當有限，這也顯示相關研究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亟待學者共同努力。

雖然現存各《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中都只收一本藏譯，但是各刊本、寫本《甘珠爾》所收譯本彼此之間，及其與敦煌藏文寫本殘卷間的關係有待更審慎的比對與疏理，這方面的考察將對《維摩經》藏譯傳本譜系的建構有所貢獻。再者，《維摩經》藏譯本的形成仍然存在許多疑點，無論是譯者身份、譯出的次數與時間等都還無法完全確定。相關問題的探索牽涉吐蕃時期的歷史背景、佛典翻譯及佛典目錄方面的基本知識，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對此領域認知的擴展。另外，藏譯本的發展與影響也是仍待著力之處。《維摩經》的藏譯本似乎在西藏本土未受青睞，卻影響清廷編修漢文《乾隆大藏經》，其間的原因牽涉相當複雜的歷史

與文化背景因素，值得深究。相關探討可望增進學界對於西藏本地學者對佛典的認知與定位、漢、藏之間佛教與文化的交流、以及佛經在中國翻譯的歷史等方面的認識。《維摩經》的藏譯本已被譯成各種現代語言，流傳國際，唯獨遲遲未見現代中文譯本的出現，這對於《維摩經》真正得以發展、茁壯的中土而言實為一極大的缺憾。《維摩經》在漢地曾多次譯出，現今仍存之支謙、鳩摩羅什、玄奘三本漢譯無論在年代、內容上，均存在許多差異。從 Lamotte 的法、英譯本得知，藏譯本和玄奘的漢譯本之間有許多出入。由此可見，對於只接觸過漢譯本的讀者而言，藏譯本的內容仍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學界若能引入年代較晚，且經由異文化學者解讀後所譯出的藏譯本，肯定能對長期受漢文化薰陶者有所啟發。

許多先進學者已為藏譯本的研究奠定良好的根基，為其誕生與成長勾勒出粗略的輪廓，更進一步，更細緻的深耕與探索則有待後輩學者繼續投注心力，共同為描繪《維摩經》藏譯本清晰的樣貌而努力。

※ 本文為筆者於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間應邀參加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由萬金川教授主持之「維摩經與東亞文化」研究計畫子計畫「維摩經梵、藏、漢文本對讀與校刊」之研究成果之一。文中所使用的許多資料國內均無，須自國外研究機構之圖書館取得，若無佛教研究中心的研究經費支持，本文實無可能完成。筆者於此特向總計畫主持人萬金川教授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表達謝意。本文初稿曾於 2014 年 9 月 1-3 日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辦之「維

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後經《佛光學報》送審。感謝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評論與建議。本文乃參考審查意見，修改部分內容而成。



表格注釋

- ❶ 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仙台：東北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2005年，頁10，[65]。
- ❷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2008, p. 59。根據Herrmann-Pfandt，grags pas 見於卓尼版和德格版，但在甘丹金汁寫本、納塘版、和北京版都寫作grags pa，筆者所見之北京版作grags pas，與Herrmann-Pfandt所述不同。
- ❸ 'jig rten 'dzin gyis yongs su dris pa rnams/ blo gros mi zad pas bstan pa bam po bdun pa dang/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bam po drug pa gnyis chos nyid tshul khrims kyi 'gyur/見 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 *Bde bar gshegs pa'i bstan pa'i gsal byed chos kyi 'byung gnas gsung rab rin po che'i mdzo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 ston*. Vol. 24 (ya). 1971, 150r1-2. 郭和卿將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譯作：「『聖無垢稱所說大乘經』又名『維摩詰所說經』」，見布頓著、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冊下，1988年，頁44-45。
- ❹ 普札寫本 par grags pas = pas grangs pa，見 Helmut Eimer, *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 1993, p. 23, no. 227.
- ❺ 此題名河口慧海譯作「聖無垢稱所說大乘經」，見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年，頁24。在其譯著題名頁，譯作「聖無垢稱所說と名づくる大乘經〔詳名〕聖無垢稱說示和合自性寂靜明瞭成就不可思議完全解脫經」。長尾雅人則譯作「『汚れなしと

の名声ある者によって説かれた』と名づけられる、聖なる大乘の經典」。大鹿實秋の譯本似乎是以一般大眾為讀者群，在第一品之前的印度題名、西藏題名、及禮敬文等部分都省略未譯。

- Lamotte 於其書中的介紹部分特闢段落，討論《維摩經》的章節，見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XCVIII-XCIX. 和河口慧海的情況類似，Lamotte 英譯本於介紹部分所使用的各品品名翻譯和其在翻譯部分所使用者有些微差異。本表所列是該書介紹部分所使用的翻譯。茲將該書目錄部分出現差異之品名羅列於下：Chapter One —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Buddha-Fields, Chapter Two — The Inconceivable Skill in Means of Deliverance, Chapter Five —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Chapter 10 — Instruction Regarding the Exhaustible and the Inexhaustible.
- Thurman 譯本之章節與藏譯本不同，相關討論請見本文「四、文獻選目暨提要」之（四）。
- U yongs su=yongsu
- J thabs la=thabs
- J、Q btang bar smras pa=gtang bar rmas pa
- J、Q zhugs='jug
- S chos kyi rdzongs=chos
- J、Q sbyor ba=sbyor ba dan
- J、Q gtad pa=gtang ba

- 15** S、U bcu gnyis pa'o=bcu gnyis so
- 16** J 記納塘版和北京版作 bsgrub，見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1970 年，頁 240。
- 17** J 記納塘版和北京版無 ba'i，見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1970 年，頁 240。
- 18**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1928 年，頁 389。
- 19** 大鹿實秋譯，《維摩經》，收於《仏典》（世界の大思想 III-2），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9 年，頁 272。
- 20** 見長尾雅人、丹治昭義譯，《維摩經・首楞嚴三昧經》，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年，頁 180。
- 21** Étienne Lamotte,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62, p. 392.
- 22**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272-273.
- 23** Robert A. F. Thurman,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1976, p. 102.
- 24** J 亦作 zhir，Lamotte 讀作 zhi(ng)，見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LVI. S、U 此處皆作 zhi'i。
- 25** J 記納塘版和北京版作 bsgrub，見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1970 年，頁 240。S、U 此處作 bsgrub。

- ²⁶ 長尾雅人，〈西藏訳維摩經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聖徳太子研究會編《聖徳太子論集》，京都：平樂寺書店，1971年，頁263。
- ²⁷ 亦見於植木雅俊，《梵漢和対照・現代語訳維摩經》，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頁620，註75中所引用之中公版（長尾雅人、丹治昭義譯《維摩經・首楞嚴三昧經》，大乘仏典インド編7，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頁180，引文作「対句のむすびつきと逆倒の完成」。
- ²⁸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p. LVI.
- ²⁹ 見植木雅俊，《梵漢和対照・現代語訳維摩經》，2011年，頁620，註75中所引用之高崎校註（高崎直道、河村孝照校註，《国訳大蔵経維摩經・思益梵天所問經・首楞嚴三昧經》，東京：大藏出版，1993年），頁4。

引用書目

- 《維摩詰所說經》，《乾隆大藏經》冊 33，第 142 經。臺北：傳正公司，1999。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2004，《梵藏漢対照『維摩經』》，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2006，《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
- 大鹿實秋譯，1969，《維摩經》，收於《仏典》（世界の太思想 III-2），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 大鹿實秋，1970，〈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頁 137-240。
- 大鹿實秋，1973，〈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補遺〉，《インド古典研究》3，頁 159-195。
- 大鹿實秋，1973，〈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索引〉，《インド古典研究》3，頁 197-352。
- 大鹿實秋，1978，〈維摩經の副題「不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学研究》12，頁 71-77。
- 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2003，《西藏》（上）、（下），台北：全佛文化。
- 川越英真，2005，〈『パンタン目録』の研究〉，《日本西藏学会会報》51，頁 115-131。
- 川越英真，2005，《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仙台：東北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
- 布頓著，郭和卿譯，1988，《布頓佛教史》（上）、（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69-70，臺北：華宇出版社。
- 宇井伯壽等編，1985，《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世界佛學名著譯叢》29-30，臺北：華宇出版社。
- 林純瑜，2001，《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台北：法鼓文化。
- 河口慧海，1928，《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東京市：世界文庫刊行會。

長尾雅人，1971，〈西藏訳維摩經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聖徳太子研究會編《聖徳太子論集》，京都：平樂寺書店，頁 251-267。

長尾雅人、丹治昭義譯，1974，《維摩經・首楞嚴三昧經》，東京：中央公論社。

前田崇，2005，〈チベット譯『維摩經』と《Mahāvvyutpatti・翻譯名義大集》〉，《大乘佛教思想の研究：村中祐生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村中祐生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東京：山喜房佛書林，頁 103-116。

原田覺，1991，〈吐蕃王國譯經史〉，山口瑞鳳等著《西藏的佛教》，台北：法爾出版社。

高橋尚夫、西野翠譯，2011，《梵文和訳維摩經》，東京：春秋社。

榎部建，1963，〈書評：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51), Louvain, 1962〉，《大谷學報》43-1（總號 157），頁 50-54。

植木雅俊譯，2011，《梵漢和対照・現代語訳維摩經》，東京：岩波書店。

橋本芳契，1993，〈書評と紹介：大鹿実秋著『維摩經の研究』〉，《宗教研究》67-2（通號 297），頁 145-149。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台北版・西藏大藏經》12，Ma，176.416/175r1-435/239v7。臺北：南天書局，1990。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諸經部第 34 卷第 77 筴，mdo sna tshogs 16，Bu，No. 843，74/180r3-102/250v3。東京：東京學社，1957。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Stog pho brang bris ma. TBRC W22083. Vol. 70, Dza, No. 171, 304v6-399v4. Leh: Smanrtsis Shesrig Dpemzod, 1975-1980.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bKa' 'gyur rgyal rtse'i them spang ma*, Original manuscript preserved at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Vol. 72, Dza, No. 221, 267v5-356r2. Tokyo: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0.

Bu ston rin chen grub. *Bde bar gshegs pa'i bstan pa'i gsal byed chos kyi 'byung gnas*

- gsung rab rin po che'i mdzo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 ston, Ed. Lokesh Chandra, Vol. 24 (ya). TBRC W1934, 24.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71.
- Boin, Sara trans. 1976.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Reprint 1994].
- de Jong, J. W. 1983. "Review of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Tibetan Version, Sanskrit Restoration and Hindi Transla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hikṣu Prāsādika and Lal Mani Joshi." *Indo-Iranian Journal* 25, 2: 160-161.
- Demiéville, Paul. 2004. "Vimalakīrti in China." Trans. Sara Boin-Webb.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1, 2: 179-196.
- Eimer, Helmut. 1993. *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 Compiled from the Microfiche Edition and Jampa Samten's Descriptive Catalogue*.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 Halkias, Georgios T. 2004.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The Eastern Buddhist* 36, 1&2: 46-105.
- Harrison, Paul. 1996.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 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Ithaca, N. Y.: Snow Lion, pp. 70-94.
- Harrison, Paul, and Helmut Eimer. 1997. "Kanjur and Tanjur Sigla: A Proposal for Standardization."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edited by Helmut Eimer. Graz: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i-xiv.
- Herrmann-Pfandt, Adelheid. 2008.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Kritische Neuausgabe mit Einleitung und Materialie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Hodge, Stephen.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England: Aris & Phillips.

- Houston, G. W. 1978. "Book Review: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Translated by Robert A. F. Thurm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7, 2: 318-319.
- Lalou, Marcelle. 1953.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ṅ-lde-bcan. Contribution à la bibliographie du Kanjur et du Tanjur." *Journal Asiatique* 241: 313-353.
- Lamotte, Étienne. 1962.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Louvain-la-Neuve: Institut Orientalist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Reprint 1987].
- Nattier, Jan. 2000.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34-258.
- Richardson, Hugh. 1965. "How Old Was Srong-brtsan Sgam-po?" *Bulletin of Tibetology* 2, 1: 5-8.
- Samten, Jampa and Hiroaki Niisaku, and Kelsang Tahuwa. 2012. *Catalogue of the Ulan Bator 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 Manuscript Kangyur*. Tokyo: Yuishoji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Research Institute.
- Skorupski, Tadeusz. 1985.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 Thurman, Robert A. F. 1976.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1].
-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1996. "Tibetan Historiography."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 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Ithaca, N. Y.: Snow Lion, pp. 39-56.